服飾部下　枕被褥如意　胡麻火
香爐歩揺釵　梳篦嚢鏡襪
舟車部舟車食物部食餅肉
脯醤鮓酪酥　米酒
雜器部鼎鎗鉢　堰盤尊卮杯
盌

藝文類聚

イ3
1758
15

巧藝部 射書畫圍棋彈碁博
樗蒲投壺 塞藏鉤四維象戲
方術部 養生 卜筮 相術 疾醫
內典部上 內典

藝文類聚

門 13
號 1758
卷 15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

唐太子率更令㊀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服飾部下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枕 香爐 熨斗 被 如意 胡牀 火籠
步搖 縛 叙 琥珀 枕 囊 鏡

枕

毛詩曰角枕粲兮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枕几不傳又曰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斂枕簟

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敢之

貴賤可得而聞乎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温者穀爲之暴貴當温而寒者穀爲之暴賤王曰善書之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

史記曰黥布反上乃見薛公薛公對曰布不足怪也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之有出中計未可知出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

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時漢武帝東巡見父鋤於道頭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竅應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齒生

賦後漢張紘瓌材枕賦曰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邈絕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黃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蒲閭之蔓延或如兎絲之煩縈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若鷺鶴之徑逝或類鴻鶤之上征有若孤雌之無味或効鴛鴦之交頸紛雲興而氣蒸般星羅而流精何衆文之同朗灼儵爚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則異姿動各殊名衆駁不可殫形制爲方枕四角正端會級密固絕際無間形妍體法既麗且

閑高卑得適辟堅每安不屑珠碧之飾助不煩錐鋒之鐫鏤無丹漆之彤朱周觴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霊露眞衆妙該而悉備珪璋達璵瑞富也美梓逡巡不敢與並相思庶幾睠風於未列神龍之姿衆鱗相絕昔詩人稱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錦繡之飾皆比集異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豈如茲瓌既剖既斲斯須速成一材而已莫與混并纖微無加而美

(瞠)春榮

銘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蟄潜德保霊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晉蘇彦楠榴枕銘曰珍木之奇文樹理鮮橾楗方正密滑貞堅朝景西翳夕舒映天書倦接引酣樂流連繼以高誄研精上(元)頤神靖魄須以(寐)眠寢貴無想氣和體平禦心以道閑邪以誠色空無着故能忘情箴張紘瓌材枕箴曰或或其文馥馥其芬出自幽阻升于氈茵允瓌允麗惟淑惟珍安安文枕試彼弁冠冠御于晝枕式于昏代作充用榮已(寧)身興寢有節適性和神

啓梁元帝謝東宮賚寶枕啓曰泰山之藥既使延齡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黄金可化豈直劉向之書陽燧

含火方得葛洪之說況寢重安玳瑁獨勝瑰材方松非匹稱榴未擬

被

楚辭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史記曰汲黯云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厚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弘誠忠夫以三公爲布被飾詐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善之

東觀漢記曰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牽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又曰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无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

息而還

謝承後漢書曰朱寵爲太尉家貧臥布被朝廷賜錦被不敢當

烈女傳曰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每爲作十二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

東觀漢記曰祭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臥布被夫人裳不加綵

郭子曰殷浩作揚州尹行日小暮便命左右取被僕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晉梁劉孝威謝賚錦被啓曰色豔蒲桃采踰聚蓼鄂君惠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縟

釋名曰縟人所坐褥辱也

張璠漢記曰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縟

魏武帝本紀曰上儉率因縟取温無有緣飾

吳志曰張昭非魯肅頗毀訾之孫權不以介意賜肅母帷帳氈縟

世說曰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夜則累茵縟謝公云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宜靜謝公出歎之

啓梁元帝謝勑賜縟啓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縟未有㊀兎來王黃龍作貢便覺肅奢非遙挹婁無遠

如意

胡綜別傳曰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蟬等形時人莫知其由吳大帝以綜多識乃問之綜荅云皆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王者氣乃鑿諸山岡起處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此抑是乎

語林曰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晉武帝愷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粉碎石崇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

啓梁簡文帝謝敕賚水犀如意啓曰白玉照采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謹仰承威神陳謝講座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名儒析驪駒之辨熊飾寶刀子桓惡其大賚旄牛輕拂張敞慙其舊儀

胡牀

曹瞞傳曰操與馬超戰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掩至操恚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引操入船得渡

魏畧曰裴潛爲兖州刺史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柱柱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蓆爲事常至洛陽貨蓆有一人於市貴買其蓆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中語猛且住樹下當過府君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牀頭鬚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卽十倍酬蓆又遣人送猛出旣出顧視乃高高山

也

郭子曰謝萬嘗詣王恬旣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慨然了無相酬對意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世說曰庾太尉在武昌時秋夜氣景甚佳諸佐吏殷浩之徒共登城南樓理詠音調甚適俄而庾公率左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賢士談詠竟坐

詩梁庾肩吾賦得詠胡牀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定歌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空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火籠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薰籠二七大被薰籠三衣薰籠三

詩齊謝朓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氷粲成玉因炎入貂袖懷温奉芳褥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暫承君王指請謝陽春旭

梁范靜妻沈詠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質纖剖復毫分織作迴風縷製爲縈綺文含芳出珠被耀緑接紺裙徒嗟今麗飾豈念昔凌雲

梁簡文帝謝勑賚織竹火籠啓曰池水始浮庭雪向飛慈澤與涯時錫香被製此蘭枝彫斯早節文華九折用美十鑪

香鑪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鑪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鑪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鑪四枚西園貴人銅香鑪三十枚

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嘗上廁還過香鑪上主簿

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爲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顰眉見者皆以爲好其隣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不官遁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鑪一枚

集異記曰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鑪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貨雖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閭興見遂發青煙此香鑪也語其主處求即得

南岳記曰衡山之岡有石室有古人住處有刀鋸銅銚及兎香鑪

古詩曰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齊劉繪詠博山香鑪詩曰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煙下刻蟠龍勢矯首半銜蓮傾爲伊水麗芝蓋出巖間復有漢游女拾羽弄餘妍

宏達堂校梓

榮色何雜綠縟繡更相鮮麐麐或騰倚林薄香吁眠
掩華終不發含薰未肯然風生玉階樹露湛曲池蓮
寒蟲飛夜室秋雲沒曉天

賦 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鑪賦曰亹至精之純質產
雲岳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薰帶
而巖隱亦寬裳而升仙寫嵩山之龍從象鄧林之吁
眠於時青煙司寒紅光翳景翠帷已低蘭膏未屏炎
焚內曜芯芬外陽似慶雲之程色若景星之舒光信
名嘉而用美永爲玩於華堂

銘 漢劉向熏鑪銘曰嘉此正器嶄巖若山上貫太華
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梁孝元帝香鑪銘曰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穠更薄
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薰

步搖

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貳兼用衆物
成其飾上有垂珠步搖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搖一具
續漢書曰太后入廟爲花勝上爲鳳以翡翠爲毛羽
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糺

詩 梁范靖妻沈氏詠步搖花詩曰珠華縈翡翠寶葉

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
動瑤瑛但令雲髻插釵眉不易成

釵

擇文曰乂枝也因形名之也

續漢書曰貴人助蚕戴瑇瑁釵

華陽國志曰涪陵山有大龜其甲可十其緣可作釵
世號靈釵

晉梁湯僧濟泄井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花露
井邊摘花還自比插映還自憐窺窺終不罷笑笑自
成妍寶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
如鮮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賦晉夏侯湛雀釵賦曰覽嘉藝之機巧持精思於雀
釵收衆珍於八極納瓌異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
團團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之徒相與競嬖飛寵並
脩勑理桂襟整服飾黛㊀眉之㊁玫㊂瑰收紅顏而發色
流眄閒步輕袂翼翼恃姮豔以相邀常逍遙而侍側
昔先王興道立教崇冲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箴後漢崔瑗三珠釵箴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鬢髮
如雲乃象衆星三珠璜釵攝媛讚靈

啓梁元帝謝東宮賚花釵啓曰蓝亂九衢花含四照

田文之珥慙於寶粲王粲之詠愧此乘蓮九官之瑞
豈直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麗玉
澄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

梳枇

說文曰櫛梳枇摠名也
釋名曰梳言其齒踈也枇言其相比也
禮記曰男女不同巾櫛
左傳曰晉太子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之命不敢從亦不敢言
十洲記曰臨海興安縣東界去郡八十里縣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俗云越王渡谿墮櫛於此
續漢書曰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引進之篤聞爲書止文德曰吾常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愁公旦之典禮覽仲尼春秋當時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虞仁

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寵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㊀子未聞進一人未知其賢

賦晉傅咸櫛賦曰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爲恥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囊

史記曰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與門下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進於平原君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其末立見今

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

漢書曰陸賈使尉佗留飲數月佗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囊中裝直千金

詩後漢趙一客秦詩曰文籍徒滿腹不如一囊錢

魏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區區目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

賦梁簡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競凌晨取露以拭目聊爲此

賦爾乃裁茲金鏤製此妖飾緝濯錦之龍光剪輕羅之蟬翼雜花勝而成跡依步搔而相通明金亂雜細寶交陳義同厭勝欣此節新擬椒花於歲首學天桃於暮春

鏡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而無傷

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已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無以正鬢眉身失道無以知迷惑

戰國策曰鄒忌身體昳麗朝服衣冠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又問妾及客皆曰徐公不如明日徐公來忌窺鏡自視知不如徐公遠矣忌入朝見王曰臣美不如徐公臣妻妾客皆云臣勝妻私臣妾畏臣客求臣也今齊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莫不私王朝臣莫不畏王四境莫不求王由此觀之親蔽甚矣王乃令羣臣進諫諸侯皆朝齊

列女傳曰梁寡高行者榮於色敏於行梁王聞而聘之乃援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

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爲女顏色美好蓋山精也

蜀王娶以爲夫人無幾物故蜀王於武都檛土於成都葬之蓋地三畝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云

海內玉品子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會葬無資自以致齋摩鏡具自隨每所在賃摩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畢而退

抱朴子曰或聞知將來吉凶爲有道乎蒼曰用明鏡九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

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鏡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鏡以耀明故鑒人也

潯陽記曰石鏡在山東有一圍石懸崖明淨照人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

詩

梁簡文帝鏡詩曰錙銖恒在側誰言覽鏡稀如氷不見水似扇長含暉全開玳瑁匣併卷織成衣脫入相如手疑言趙璧歸

周庾信詠鏡詩曰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鄰

梁高爽詠鏡詩曰初上鳳皇墀此鏡照蛾眉言照長

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自欺無言此故物更復對新期

梁何遜詠鏡詩曰珠簾旦初卷停機晨未織玉匣開覽形寶臺臨淨飾對影獨含笑看光時轉側聊爲出蛾眉試染天桃色羽釵如可間金鈿畏相逼蕩子行未歸啼粧坐相憶

梁朱超道詠鏡詩曰折花須自插不用暫臨池當猶可怜面偏與鏡相宜安釵釧獨響刷鬢袖俱移唯餘心裏恨影中恒不知

梁王孝禮詠鏡詩曰可怜不自識終爾因鏡中分眉一等尋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猶嫌鏡裏促看人未好通

賦梁劉緩鏡賦曰夜籌已竭曉鍾將絕窓外明來帷前影滅階邊就水盤中先映訝宿粧之猶調笑殘黃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窓而取鏡世間好鏡自無多唯聞一箇比姮娥曾經玉女照屢被仙人磨光明粉可怜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漠秋日寶菜黃銀纏辟鬼呪翠厄護身符空處宜應描非是畏釵梳

周庾信鏡賦曰天河漸沒日輪將起燕噪吳王烏驚

御史玉花簟上金蓮帳裏始揖屏風新開戶扇朝元
冕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宿鬢
尚卷殘粧已薄無復唇珠纔餘眉黛厭上星稀黃中
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能橫却月巧挂廻風龍垂
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鏤五色之
盤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
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暫設粧奩還抽
鏡匳競學生情爭怜今世鬢齊故略眉平猶剔飛花
塼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蹙黛難油檀脂和甲煎澤漬
香蘭量髻鬢之長短度妾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

拭釵梁於粉案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粧處取將歸
暫看弦繫懸知縷縵衫正身長裙斜假襻眞成箇鏡
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晉傅咸鏡賦曰清邃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
無方不有心於妍醜而衆形其必詳猗猗淑媛峨峨
后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盼清陽以自鏡
競崇姊以相輝

梁簡文帝鏡銘曰金精玉英氷輝沼淸高堂懸影
仁壽擡聲雲開月見水淨珠明
陳江總方鏡銘曰此鏡以照着衣鏡皆圖刻八卦二

十八宿仁壽殿前無以加斯彫麗也㊀梈命巧仲吕
呈祥金鐫石漢銅鑄丹陽價珍負局影麗高堂圖星
擬蓋寫卦隨方明齊水止照與天長增輝兎苑永侍
龍光

漢李尤鏡銘曰鑄銅爲鑑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爾
衣冠

襪

漢書曰景帝時王生嘗召居庭中公卿盡曾張釋之
爲廷尉王生顧曰我襪解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
既已人或讓之王生獨奈何庭辱張廷尉如此王生
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
臣吾故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
釋之

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儒侍中賈逵尚書令黄香等
相難數事罷朝特賜履襪

會稽典録曰賀劭爲人美容止瞻視動静有常與人
交久益敬之至在官府左右莫見其洗沐坐常着襪
希見其足

㊁後漢崔駰襪銘曰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黄鍾育化
以養元基長復景福至于億年皇皇既祐祉禄來臻

本枝百世子子孫孫

頌魏曹植冬至獻襪頌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
祿邁動以福并南關北戶西逕王城翱翔萬域聖體
浮輕

乾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
成都楊懷道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唐太子率更令兼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舟車部舟　車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舟

易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共鼓貨狄黃帝二臣

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造比舟爲橋也維連四船也方併兩船也特單船也桴維木以爲渡也

韻集曰鷁首天子船也舳艫船也艘海大船也

山海經曰番禺始爲舟又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削舟

墨子曰棄作舟

廣雅曰艦大船也舫艑船也蒙衝艑舸艨艟舸艇艦舟也

釋名曰船循也循水而行也又曰舟言周也船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其上曰翟室於中候望若鳥雀人驚視也又曰船三百斛曰刀刀貂也短也江南所爲名短而廣安不傾危也二百斛已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二人所乘行也又曰舟狹而長曰艨衝以突敵曰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方舟或謂之杭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艖

說文曰舫併船也

毛詩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也汎彼栢舟在彼中河又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又曰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又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左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
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
夫人請之吾合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
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讎亾無日矣不顧而
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又曰齊侯
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
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又曰吳伐楚陽丐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鮒
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

魚先楚師繼之大敗吳獲其乘舟餘皇又曰冬晉荀
吳伐鮮虞狄圍鼓鼓人以其子與之盟而殺之以
飢之乏食而死又曰晉荀吳帥師伐鼓入其城主人
巷哭三日而後殺之又曰晉荀吳伐鼓鼓子以其子
與之盟而殺之以飢之乏食而死
史記曰秦伐趙趙使趙奢將擊之奢引兵至閼與秦
軍武安西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振趙奢許謝秦
間曰道遠險狹救之譬如兩鼠鬬於穴勇者勝耳秦
軍既出二日一夜馳赴閼與大破秦軍
漢書曰項羽救鉅鹿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
之
後漢書曰光武遣吳漢將突騎五千人救鄧奉與賊
大戰於小長安漢軍不利漢乃自將突騎橫擊賊陣
賊遂大潰
晉書曰王濬伐吳濬作大船連艦方百二十步可載
二千人馬八百匹濬乃順流而東吳人於江險要之
處以鐵錐橫截江流又作鐵鏁橫斷江路以木長丈
餘頭銳如錐暗置水中以逆拒船濬作大筏數十方
數里以縛草爲人執兵被甲置筏上又以隨流而下
先破鐵錐及鏁乃直進船所向皆披靡吳人大懼
又曰王濬伐吳濬作大船連艦方百二十步可載二
千人馬八百匹濬乃順流而東吳人於江險要之處
以鐵錐橫截江流又作鐵鏁橫斷江路以木長丈餘
頭銳如錐暗置水中以逆拒船濬作大筏數十方數
里以縛草爲人執兵被甲置筏上又以隨流而下先

鄧析書曰同舟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
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則舟沒君非民不治民犯
上則君危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
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則
負其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
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楚辭曰美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又曰桂櫂兮
蘭枻斲水兮積雪
呂氏春秋曰荆有次非者得寶劍涉江至中流有兩
蛟夾繞其船次非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
活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又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
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繁子之矰不能無弦而射越船
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又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
人乘舡舟而浮於江湖又曰楚人有乘舡而遇大風
者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死
而反忘生也又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
又曰公孫龍在趙時諸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弗能
與遊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

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對曰無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水汜使善呼者呼之而航來

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繡舄立乎流水之上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城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曰君獨不聞鄂君之遇越人乎鄂君方汎舟於新波之上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會鼓鍾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州水流今日何日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掩袂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襄城乃奉手進之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走曰妾父從君王將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杓餘瀝醉於此君命誅之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楫少一人操楫曰妾居河濟之間習舟楫之事願備負持楫簡子遂與操度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乃聘爲夫人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曲衣冠諸儒送

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抱朴子曰瓊艫璇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絜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士又曰欲以弊藥必規升騰者何異築塞驢而欲尋追風櫂藍舟而欲濟大川

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衝波傳曰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昔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漢書曰薛廣德爲御史大夫秋上祭宗廟出東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諫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物理論曰夫工匠經涉河海爲舶艫以浮大川皆成乎巧手出乎聖意

楊子法言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舍五經而濟乎道書未矣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民斯安矣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爲會稽守爲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第五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

張璠漢記曰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椽朱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也而今覆者天戒將軍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華陽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部將軍至且蘭柁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柁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疑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立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會爲遜祖道上賜遜御船一舫繒綵舟梁

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路塞絕便乘船而還過下邳遂解舫爲單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

吳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蒙衝鬬艦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幃幔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火盛延燒岸上營曹公軍退敗又曰呂蒙襲關羽至潯陽盡伏精兵於艨艟中使船中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又曰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以絣櫚大絙繫石爲矴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身以刀斷兩絙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又曰將軍賀齊性奢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又曰甘寧厨下兒有過走投呂蒙蒙出還寧寧許蒙不殺還船縛置桑厨自射殺之勑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怒欲攻寧蒙母諫乃止

晉宮閣記曰池中有紫宮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射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合利池有雲母舟無極舟都亭池有常安舟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碩既成婚香便去絕不來

年餘碩舩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不勝驚喜遥往造香見香悲喜香亦有悦色言語頃時碩欲登其車其婢舉扞之凝然山立碩復欲車前上車奴攘臂排之於是遂退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弢大戰蜀賊以桔槔打沒侃二十餘艘人皆投水義熙起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荆州土地記曰桓宣穆遣人尋廬山上有一湖中有

敗舩

江表傳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權軍吏望見周瑜舩馳還白備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耶吏對曰以舩知之備遣人慰勞瑜瑜曰有軍任不得委署倘能屈威副其所望備謂張飛關羽曰彼欲致我我今自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沈約宋書曰垣護之隨王元謨入河元謨攻滑臺護

之三百舸爲前鋒進據右濟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元謨敗退不暇報護之及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牽元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鏁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輒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

宋元嘉起居注曰有司奏初揚州刺史王宏上會稽從事韋詣解列先風間餘姚令何玢之造作平牀一乘舡舫艦一艘精麗過常用功兼倍請免玢今官詔可其奏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入伏誅道濟未下收

時有人施置於柴桑江收之得大舡孔鑿若新使匠作舫艦勿如折斧工人誤截兩頭以爲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僊匠違約加斲凶兆先遘矣

臨海記曰白鵠山有湖湖中有一石舫艦

詩梁江祿津渚敗舡詩曰可愛木蘭資可憐丹桂質逐浪徒言是乘風還自失草蔓舸長埋沙巨舷難出

陸沉成許去無復乘流日

梁王筠詠輕利船應臨汝侯教詩曰君侯飾輕利搖蕩邁飛雲凌波漾鷁采映水煥蛟文電流已冠絕鳥逝復超羣條忽方千里戀茲歧路分

陳張正見後湖汎舟詩曰上苑奢行樂滄池聊薄遊
汎荷分蘭權沉槎觸桂舟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
欲知有高趣長楊送麥秋又別韋諒賦得江湖汎別
舟詩曰千里尋陽岸三翼木蘭船鷁汎青皀後雞鳴
白鷺前涵花沒淺纜帶葉動深船不言朝夕水獨自
限神仙又與錢㊀智汎舟詩曰高門事休沐朝野恣
逢迎還乘金谷水俱望洛陽城舟移津女渡楫動渭
橋橫風高鴈已落雨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
岸明欲奏江南曲聊習棹歌行
賦晉棗據船賦曰嘉聖主之神化理通微而達幽棹

民眠之隔塞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備用明垂象
以造舟濟渡汲之絕軌越巨川之㊀流運重固之滯
質雖載沉而必浮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
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
以自寧㊀且其行無轍跡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馳
奔
贊晉王叔之舟贊曰塗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楫輕棹
利涉濟求緬彼漁人鼓枻清謳
銘後漢李尤舟楫銘曰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重㊁
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愼終無不

可

車

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九頭駕六提羽乘雲車使風雨

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不揉治而自貢曲故言垂句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養萬物也

括地圖曰奇肱民能爲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久奇肱車至於豫州去玉門四萬里

管子曰奚仲矣爲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捷相得成器堅固來猶奚仲也言詞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

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加馬

釋名曰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以若居舍也

史記曰封禪爲蒲輪車惡傷土石草木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文錦

未有命者不得衣不乘車車衣者有罰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爲車以類取之也

賈誼書曰古之爲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規睹則鸞和之響四時之運此乃輿教之道也

應劭漢儀曰天子法駕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龍以御天下也有五色安車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爲五時副車

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裝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兩

大戴禮曰王升車則聞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其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白州獻比閭者其葉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終日行

漢雜事曰古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似省中

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

王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諸侯路車
大夫軒車士飾車
禮記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國君七
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又曰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左傳曰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鄭伯之車僨于
濟又曰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而走又
曰天王使家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
私求財又曰狄人滅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
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又曰奚仲爲夏車正又
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十窓射
大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
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培塿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
大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
之又曰慶封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
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亾也又曰鍼適晉其車
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指

家語孔子曰自南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又曰
孔子適衛子矯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
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
孔叢子曰孔子使宰予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
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爲也王曰何對曰臣自侍衛
夫子已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
素好儉妻不服絲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
夫觀物之麗靡窈妙之浮音夫子過之弗聽也故臣
知夫子之不用車也
晏子曰齊人好擊轂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爲

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擊轂者不祥下車而去
之然後國人不爲
尸子曰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亾則
大者不成也
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
者得車五乘所治愈多
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背羽蓋金華又黃屋左纛金
爲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左纛者以旄牛尾爲之大
如斗在左驂馬頭上金爲之者馬冠也
詩梁戴嵩車馬詩曰輦洛風塵處冠蓋相塡咽多稱

宏達堂校梓

魏其冷競隨田蚡熱輪趣白虎第珂聚黃金穴獻酒悉蒲萄訓言盡飛鐵東都虵已鑄西山綏應結期集類蒸煙晚至如吹雪子雲爾何專門巷無車轍

銘後漢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

後漢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後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

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

彼言不疾彼指不躬(元)覽于道永思厥中又車右銘曰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賁內顧白勑匪望其度匪愆其則越戒敦儉禮以華國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無或好失匪盤于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咸然若虛

後漢李尤小車銘曰員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嗛嗑疏達開通兩轙障邪尊卑是從軨軹之用信義所同又天軿車銘曰奚氏本造後齊飾雍輪以代步屏以從容輪軿并合出入周通追仁赴義惟禮是恭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成都楊懷道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唐太子率更令㊀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陵　王元貞校

物部食餌　脯醬　酪酥　米酒

食

禮記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

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炮生爲熟

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君子愼言語節飲食

尚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

大傳曰八政何竟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本者

也

周禮曰王齊則玉府供王食又曰食醬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菰凡君子之食嘗放焉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者遨遊汎若不繫之舟

史記曰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患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

怒竟絕乃釣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爲設食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裏三旬九食

漢書曰萬石君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子孫有過對案不食

東觀漢記曰汝郁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食母憐之强爲之飡飯欺言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又曰梁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日近萬錢猶曰無下著處也又曰皇甫謐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或勸謐送謐曰柳爲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爲禮也今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啓梁劉孝威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曰齊桓楬寢之器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素糂糗漿五杏七桃靈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于千樹猶自高謝珍奇多慙品族又謝東宮賜淨饌啓曰糜獻牛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蕉捺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荅

陳徐陵謝敕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曰竊以甘泉之殿舊禮義農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覩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羅爲薦既延王母紫蓋爲壇允招太一同斯美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開清祀如陪瑤席遂飲瓊漿

移梁吳筠移曰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

如絲離隔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
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恒情羌難得而覼縷也
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於
寤寐雞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
況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夏高堂連闥洞房
綺窓牛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
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
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輒欲彈
琴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廚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
君有鴈鶩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爲君
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皐綠蒩之筍洞庭紫
鱸之魚昆山龍胎之脯㊀圃鳳足之蒩千里蓴羹萬
丈名膾氣馨若蘭色美如芰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
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
花一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
累於神爲不祥於人爲憊義

餅

漢書曰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自
怪

三輔舊事曰太上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

賣餅商人立爲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三輔決録曰趙岐避難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嵩
乘犢車入市見岐疑非常人問曰自有餅耶曰販之
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嵩曰視
處士之狀非賣餅者乃開車後載還家

賦 晉束晳餅賦曰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
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爲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
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
空噍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

說 梁吳筠餅說曰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
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
秋禦景離蟬欲靜變變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唯
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
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紙背之犢抱罕赤髓之羊
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
仇池蓮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
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悶亦見
色而心迷公曰善

肉

左傳曰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曰有酒如川有肉如

坻寡人中此爲諸侯師

戰國策曰晚食以當肉安行以當車

漢書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丞曰晏不來東方朔而去何也朔曰伏日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歸遺細君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上笑曰先生自責乃反自譽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使先生又曰鮑宣云公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

賜賓客漿酒霍肉（祝酒如漿　視肉如霍）

桓譚新論曰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爵

啓梁劉孝綽謝安成王賚祭孤石廟胙肉啓曰味過淪鳳珍越屠龍故使屏翳收風馮夷淨浪神居鷁首獨汎安流民幸同附得霑餘潤迄復等受釐頒頒純嘏恩靈所降信次委積報生以死竊聞斯義

脯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之絳見骫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朐拜受而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

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而去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爲朋友

漢書蜀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

論衡曰儒者言秦平時筆蒲生於厨中厨中自生肉脯薄如箑形

神仙傳曰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肴饌擘脯而行云是麟脯又曰左慈詣劉表云有薄禮願以犒軍表使取之有酒一器有脯一盤于餘人共舉不能勝慈自取之引入求書刀削脯投地百人接酒及脯賜

兵人人酒三杯酒如故脯亦不減

啓梁孝威謝東宮賚鹿脯等啓曰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遊獵李廣馳射遠歸於厨吏入貢於腊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

漢書曰劉歆謂楊雄曰今學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覆醬瓿（瓿音部水罌名也）

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酸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啓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賚蝦醬啓曰龍醬傳甘退成

可陋蚳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
流歡羞無辭饗

鮓

列異傳曰費長房又能縮地脉坐客在家至市買鮓
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外者數處

列女後傳曰吳光禄勳孟宗爲監魚池司馬罷職道
作兩器鮓以歸奉母母怒之曰吾老爲母戒言唯聽
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宗曰於道作之非池魚也
母曰汝爲主魚吏而獲鮓以歸豈可家至戸告耶乃
還鮓於宗宗伏謝罪遂沉鮓於江

世說曰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
也鮓中則有五采光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於茅
積下得白魚所作也又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
一坩鮓餉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
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

啓齊王融謝司徒賜紫鮓啓曰東越水羞寔蔘乘時
之美南荆任土方揖鮓魚之最

陳周宏正謝勑賚紫鮓啓曰珍韜江浦味越名川昔
聞八駿東征上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苦山之
菜豈如兩階于舞四方來格臨朝拱默任土爭貢

酪蘇

釋名曰酪澤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澤也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云仙次藥有太㊀之酪

晉太康起居注曰詔云尚書令荀勗既久羸毀可賜乳酪太官隨日給之

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夏寒涼宜收牛羊充肥乳酪好

郭子曰陸機詣王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未下鹽豉笑林曰吳人至京爲設食者有酪蘇來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倫人同死亦無所恨然汝故宜慎之

㊀梁沈約謝司徒賜北蘇啓曰曠阻陰山之外耿絕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聖慈普洽遍薁薇停鑣懼喘既㊀宏道於世務方駕四衢又興言於俗表

米

古史考曰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曰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從車百

粟積粟萬鍾重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黎藿爲親負米而不可復得也

孫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者窮

漢書曰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秦敗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又曰賈捐之云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粟紅腐不可食又曰東方朔云如以臣言無可用之宜捐棄無空索長安之米

東觀漢記曰馬援勸光武伐隗囂聚米爲山川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又曰第五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爲二千石臥布被自養馬妻炊爨受俸祿常求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飢羸者

九州春秋曰臧洪爲青州刺史爲袁紹所圍糧食盡厨有米三升主簿啓進內稍以爲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味命使爲薄粥與衆共歠之

吳志曰魯肅以振窮士爲務甚得邑人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告資糧肅家有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

定僑札之分又曰全琮父使琮賚米數斛到吳有所
市具琮至皆散空船而還父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
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
報父便以奇之
語林曰陳壽將爲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
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
世說曰郗嘉賓餉釋道安米千斛道安荅直云損米
愈覺有待之煩
啓齊王融謝勑賜米啓曰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
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廛上虧温養自取飢切豈悟

外恩橫集天私妄委
梁簡文帝謝敕賚長生米啓曰堯禾五尺未足稱珍
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烏暮律向遊
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身
因斯養性
梁庾肩吾謝東宮賚米啓曰淖水鳴蟬香聞七里瓊
山合頴租歸十縣肩吾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
濫便繁空撤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仙游玉爲
粮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濫河之說春風掃
地方誚文學之篇又謝湘東王賚米啓曰竊以月滿

則虧恩來無爽海潮雖大萬江恒注遂使連箱委地不殊陽翟盈倉接宇㝡異海陵

周庾信謝趙王賚米啓曰比陋巷簞瓢檐風沐雨剔榆皮於秋塞掘罄燕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餽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俸米既息長飢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酒

古史考曰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

毛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禮記曰先王爲酒醴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樽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楚辭曰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强命曰明腸之食

黃石公記曰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單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單醪不能味一河水

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史記曰晉擊秦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君圍遂脫繆公而返生得晉君初繆公以善馬之故三百餘人逐得欲法之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又曰高帝除秦苛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以諸弟子共起朝儀後七年長樂宮成羣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漢書曰百米旨酒（百日之米酒也味或作米）布蘭生（分布列若蘭之生也）又曰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飲益精明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又曰西北荒中有酒泉人飲此酒酒美如肉清如鏡其土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出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長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此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爲此也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乃令人長生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尚飲百樐古之賢聖無不

能飲吾子何辭焉

續漢書曰盧植能飲一石不醉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旦進椒酒降神畢各舉椒酒於其家長

魏略曰太祖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爲賢者清酒爲聖人

博物志曰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十年欲飲之醉彌日乃解

干寶晉紀曰杜豫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讌舉觴勸豫曰非卿此功不能就豫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

所施其愚巧也

晉中興書曰畢卓嘗謂人曰右手執酒杯左手執蟹螯柏浮酒地中便足了一生

語林曰劉伶字伯倫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之伶曰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言伶呪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愼莫可聽

詩宋陶潛飲酒詩曰既醉之後輒以數句自娛紙墨遂多別辭無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談笑也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景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

大矣發言各不領

周廙信報趙王賜酒詩曰梁王修竹園冠盖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遂桃花源稚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鑪燃樹葉山杯捧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知稻粱鴈何時報君恩

又正旦蒙趙王賚酒詩曰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流星向旋落浮蟻對春開成都已救火蜀使何時廻又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詩曰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廻秋葉幾廻落春蟻未曾開瑩角非難馭椎輪稍可催只言千日飲舊逐

中山來又就蒲州刺史乞酒詩曰蕭瑟風聲慘蒼茫雲貌愁鳥寒栖不定池凝聚未流蒲城桑葉落灞岸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又荅王褒餉酒詩曰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扶畢卓猶是舞王戎仙人一捧露判不及杯中

賦漢楊雄酒賦曰子猶衉矣觀衉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

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魏陳王曹植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穆生失禮而辭楚侯嬴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城醪醴荅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川涌或素蟻如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翱翔將承歡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從橫讙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嚬蹴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于斯時也質者或

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貪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觴酌流情縱佚先生所禁君子所斥

魏王粲酒賦曰帝女儀狄肇酒是獻蒸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醍沉益泛清濁各異章文德于廟堂協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懽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恥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羅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晉張載酺酒賦曰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民擬酒旗於㐱家造甘醴以怡神雖賢愚而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秋發長安春御樂浪夏設縹蟻薤布芬香酷烈垂嘉稱於百代信人神之所悅故爲其酒也殊功絕倫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以春備味滋和體澄色清宣御神志導氣養形遺憂消患適性順情於是糾合同好以遨以遊嘉賓雲會

矩坐四周設罍樽於南楹酌浮觴以施流備鮮肴之綺錯進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咸得志以自足願樓遲於一㊤於是歡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憩軾以迴軌騁輕駟於通衢及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鑒往事而作誡固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見謬惜三良之殲賢嘉衛武之能悔若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魏劉伶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牖戶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捧罍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踞床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梁朱异田飲引曰卜田宇今京之陽面清洛兮背修邙屬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聚散鴻冥冥而遠翔酒沉兮俱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於東魯鄙蜜甜於南湘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清池而滌器闢山牖而飛觴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

聞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

戒晉庾闡斷酒戒曰蓋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厓好惡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眞也於是椎金罍碎玉椀破兕觥捐觴遺舉白廢引滿使巷無行榼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銷鑪屏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言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桑珍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醞奇液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世懸象煥乎列星斷蛇者以興霸折獄者以流聲是以達人暢而不壅抑其小節而

濟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閉其味而心馳其聽者乎庾生曰爾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迹止步滅影即陰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乎心心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淫唯味作戒其道彌深賓曰唯唯敬承德音

啓梁劉孝儀謝東宮賚酒啓曰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酤試儔仙樹葛㊀泥首才比蒲桃孟他銜璧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

聖人羞得連類

書後漢孔融難魏武帝禁酒書曰公初當來邦人咸扑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擬肩卮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厥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揚其靈表益非醇醪之力無以服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法令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以餔糟歠醨身困於楚猶是觀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唐太子率更令㊀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雜器物部 鼎 鐎 鉢 罍 樽 卮 杯 盤

鼎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彝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以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又曰鼎上大下小

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鼐圜弁上謂之鼒鼐子鼎附耳外謂之鬲

周易曰鼎象也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玉鉉大吉

禮記曰崇鼎貫鼎大黃封父龜天子之器

毛詩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

左傳曰宋華督巳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子鄭而立之以郜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築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又曰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墨子曰巫馬子問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墨子曰鬼神明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盲也若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龜若之龜成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

遷自行乙又言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而遷三國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

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又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死又曰秦武時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后土得鼎鼎大異於衆鼎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山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有司皆曰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今

鼎至甘泉承休無疆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焚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高府太倉也形九龍鞭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於鼎以爲名言大鼎）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天大雨

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守貢寶鼎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郭西閶門外鑿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槨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之

南越書曰熙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常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鼎潛既而執紿者莫不疾耳蓋尉他之鼎又曰永城縣江前有神鼎圓數里耳高五六丈葛稚川云赤松子陶金丹鼎晉中興書曰神鼎見鼎者仁器也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而盈煙爐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於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

銘

後漢崔瑗寶大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物百神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焉雉膏之美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爲元寶君臣享位足勝其任鼐保寶器持盈若冲滿而不溢黃耳不華玉鉉終吉禹鑊其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貽則後人後漢李尤鼎銘曰五鼎大和滋味集具雖快其口損之爲務

古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和鸞黼黻琱弋尸臣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

後漢崔駰仲山父鼎銘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

方面齡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餘乃珍於高思危
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
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
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所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鎗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鎗
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
大驚懊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
詩梁吳筠以服散鎗贈放鈞詩曰玉鉉布交文金丹
煥仙說九沸翻成緩七轉良爲切執以代疏麻長貽

故人別

鉢

浮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鉢中生青
蓮華
西域傳曰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陁越國青玉也受三
斗許彼國寶之供養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願
一把滿亦隨言也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臨邑王花然
所獻銀鉢一口水精鉢一口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鉢在大月氏國一名佛律婆越

國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圖浮圖高四丈七層四壁裏有金銀佛像像悉如人高鉢處中央在第二層上作金絡絡鉢鍊懸鉢鉢是石也其色青又曰摩竭提國在迦維越之南相去四十由旬貝多樹去摩竭提三十里一名毗波黎佛唯在此一樹下坐滿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往尼連禪河浴竟於水邊噉糜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可百步許然後鉢復流河中架梨舡龍王接取鉢在宮中供養法顯記曰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此國取佛鉢既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去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無緣深自愧歎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

啓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人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奇見符神鼎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玩於簞瓢之門

梁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曰珍窮貨貢製極範金用貴寶樽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閱衆靈於器中弄神姦於掌裏足令任后所欲遠慙漢世少君有覩遥羌齊寢

堊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堊盛置之猛火土皆化爲丹以此丹金爲盤盤盛食其中令人長生

袁彥伯羅山疏曰善道門户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異異當蟬蛻解骨耳石室中先有堊盛香得便掃除燒香

啓梁皇太子謝勑賚廣門堊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采西國浮雲之椀非謂瑰奇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盤

周官曰玉府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

禮記曰湯之盤銘德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銘刻戒於盤極猶盡也君子新其德盡其心力不有餘也

左傳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教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

史記曰毛遂謂楚王之左右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血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唼盟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於殿上遂右手持盤而左手招十

九人曰公相與咳此血於堂下公等祿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孫卿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神異經曰西北有金樓上有銀盤廣五十丈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矣

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盤盤中有玉龜

風土記曰越俗飲宴即鼓盤以爲樂取木素圜盤以

廣尺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爲節舞者應節而舉

註梁沈約詠竹檳榔盤詩曰梢風有勁質乘用道非一平織方以文穿成圓且密

賦魏毋丘儉承露盤賦曰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靈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偃蹇以橫施龜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雜遝衆多若乃肇制模鎔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爾召淦均撰蘭藉簡良辰采名金於崑斬扶桑以爲新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陰陽而役神物豈取

力於烝民用能弗營不日而成雕墀斲天挺之靈
雄幹碣以高立于雲霧而上征蓋取象於蓬萊實神
明之所憑峻極過於閶風鳳高翔而弗升遠而望之
若紫霓下鄰雙鵲集焉即而視之若璆琳之柱華蓋
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既乎且安越古
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
虛設於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清露於飛雲

銘後漢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舉清觴
又成口實

魏母丘儉承露盤銘曰赫赫聖魏紹天惟象承露現

生爰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盤厲彼青
雲修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岩岩零露是集有直其
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后斯
同以近眉壽以保萬邦

魏陳王曹植承露盤銘曰岩岩承露峻極大清神石
礧磈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鳳
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閶度三光朗明殊俗
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明攸協高而
不傾奉戴巍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
繼跡弈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有

天秩

晉殷仲堪酒盤銘曰

節有宜 禮 醽醁

藥惑最 狂 觴

醉德惡

樽

爾雅曰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卣中樽也

禮記曰廟堂之上罍樽在阼犧樽在西又曰泰有虞氏之樽也山罍夏后氏之樽著殷樽犧象周樽

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以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各得其宜又曰夫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萬石樽則曰汗交（言其重也）又況嬈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二者重於樽亦遠矣（遠猶多也）

漢書曰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之事邑唯樸護自安舊節邑亦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

東觀漢記曰劉文及蘇茂易水上遣王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冒樂賦賊懽呼雨射營中霸前酒樽

孔融別傳曰融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詩魏文帝詩曰良辰起初節高會樽懽娛明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區

銘後漢崔駰樽銘曰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罍儀象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後漢蔡邕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德將無荒過則荒沉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勗厥心

後漢李尤樽銘曰樽設在堂以侯俊乂三山共承雕琢錯帶

晉孫綽樽銘曰大匠體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爲人虛以含有文以飾身湛此元醴廷我嘉賓興懷寄詠聊以標詼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焉則注受滿則側吐寫適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元應忘知切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哲

宋何偃常滿樽銘曰貞明麗象吳食中望唯茲奇器神絕莫尚斟酌賦受不踰其量鳥鳶之詩豈伊異況

卮

韓子曰棠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卮而無當卮器有當君渴將何以飲曰以卮器空曰白玉卮美而君不以其無當耶曰然空曰爲人君漏泄羣臣語猶玉卮無當也空每見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妻妾

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入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謝賀戰勝起而曰臣竊譬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酒

鹽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卮

漢書曰高祖奉玉卮爲太上皇壽又曰初何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時武爲揚州刺史奏事在邸舂壽兄子適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驁下未曾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

隱逸乃當召見不可以所私問顯强之不得已召見
賜卮酒

賦　晉傅咸汙卮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
墮之不絜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爲
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有金商之瑋寶禀乾
剛之渟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氷之至清爰甄陶以
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於醜穢豈厥美之不惜
與觴枸之長辭曾卮匜之不若

頌　後漢崔駰漢明帝頌曰帝乃賓宸執胄覆生蓮斗
枸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卮

杯

山海經曰犬戎國有一女子方跪進玉杯食

禮記曰父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孝子見親之器物哀則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爲也卮匜之屬也

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盍不爲
寡人壽叔牙奉杯而起

文子曰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言闇河水不見
泰山

韓子曰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
形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薦豹

胎又曰樂羊爲魏文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而饗之盡一杯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大也一杯酒甘蠋潰其中匹夫不嘗小也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杯於庭中以向天比旦而水升滿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漢書曰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盜文帝怒下廷尉治掠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弃市上大怒曰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奉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不欲指言故以取上喻之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之又曰元帝徵貢禹爲諫議大夫禹奏臣當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也又曰王嘉爲丞相數上事言不宜封董賢上怒有詔收謁者即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曰將相不對強吏陳寃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伏刑都市以示萬衆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爲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

三杯夜寢早起妻子希見其面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爲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論衡曰河東須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淒愴飢欲食輒飲我流霞一杯每飲數月不飢

王逸子曰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玉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絕殊也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螺杯一枚

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似霞杯形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爲名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爲杯鬚長數尺金銀鏤晉康州刺史常以杯獻簡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酒躍於外時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安遠曰即三旬後庭將有喜慶者

銘　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懽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後漢李尤杯銘曰小之爲杯大之爲聞杯聞之用無施不可以飲以享慎斯得正周公之美驕奢爲病

梁陸倕蠡杯銘曰用邁羽杯珍愈渠椀實同蠡測形均樸滿伊我疲病獨居無伴所不比挹誰誚誰緩

盌

方言曰楚魏宋之間盌謂之盂

說文曰盌小盂也

吳志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勑斫敵前營

孫權特賜米酒衆肴寧乃以銀椀酌酒自飲兩椀乃

酌與其都督督伏不肯時持寧引自削置膝上呵之

曰卿見和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

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共各一

銀椀至二更時衙敕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

咸康起居注曰詔使遼東使段遼等琉璃盌

賦　魏陳王曹植車渠椀賦曰惟斯椀之所生于涼風

之峻湄采金光以定色擬朝陽而發煇豐元素之煒

曄帶朱榮之葳蕤縟絲綸以韡采藻繁布以相追翮

飄颻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應神璞於西野彌百葉

而莫希于時乃有明篤神后廣彼仁聲夷慕義而重

使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妍麗之殊形華

色燦爛文若點成譬翥雲蒸蜿蜒龍征光如激電影

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敬雖離朱之聰

目由炫耀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起羣寶而特章侯

君子之閑宴酌甘醴於斯觴既娛情而可貴故求御

而不忘

魏應瑒車渠椀賦曰惟茲椀之珍瑋誕靈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瓊露以潤形蔭碧條以納曜翰朝霞而發榮紛(元)黃以彤裔(曖)豹變而龍華象蜿虹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衆色鱗聚卓度詭常綑縕雜錯乍圓乍方蔚術繁興散列成章揚丹流縹碧玉飛黃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魏徐幹車渠椀賦曰圜德應規巽從易安大小得宜容如可觀盛彼清醴承以珕盤因歡接口媚于(君顏)晉潘尼琉璃椀賦曰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閶風之崔嵬顧(元)圃之蕭森光映日曜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芳燭表裏相形舉茲椀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燭晃以內澈清醴瑤(珓)而外見

陳江總瑪腦盤賦曰翠羽流霞之杯諒無聞於瑋麗豈匹此之奇瓌爰覩殊特臻自西國狀驚鶴之點潰似遊龍之割刻士衡譬之雲采中即羞其馬勒于時北園清夏東閣浮涼山交枝而影雜水沉葉而流香

蟬無風而吟短鷺出迴而飛長副君海渟岳峙紙落
金鉶獲阿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寶出崑崙之仙
阜觴即㊀洲之玉酒酒既醉而還年盈稍酌而延壽
仰天縱之體物銘歌器兮何有

㊁秦嘉妻與嘉書曰分奉金錯琢一枚可以盛書水
琉璃琢一枚一枚可以服藥酒

㊂梁諸葛恢表曰詔云行當則離以爲悵罔分致氈
毯一劍一琉璃琢一貴達心領錄之天恩望極天地
施鈞不異遠近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三

成都楊懷道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四

唐太子率更令㊀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巧藝部　射　書　畫　圍棊　彈棊　博　樗蒲
投壺　塞　藏鉤　四維　象戲

射

世本曰逢蒙作射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
蛇身尾交首不敢西射畏軒轅之㊀

禮記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又曰射
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又曰孔子射於

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左傳曰晉將戰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列子曰甘蜄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尸子曰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又曰鴻鵠在上弭繳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莊子曰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鳶以五鈞射者見鳶而不見雀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
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爲之開而況於人乎
史記曰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沒鏃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子他人學者莫能及又曰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

從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將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

淮南子曰越人學遠參天而發鏑在五步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之能一中

魏書曰文帝共上常獵爲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摯勇使將武騎

吳志曰太史慈援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緣上樓上行罵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害稱善其妙如此

典論曰文帝自序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射出百步後滅貊貢良弓代獻名馬時歲暮春和風扇物弓燦手柔草淺獸肥於鄴西獵終日獲麞鹿九雉兎二十

詩梁元帝落日射熊詩曰促宴引枚鄒中園觀獸侯日度堋陰廣風橫旗影浮移竿標入箭疊鼓送爭籌附枚時可息言從清夜遊

周庾信北園射堂詩曰軒堂聊可習仙的不難登轉

箭初辭笘横弓先望堋驚心一鴈落連臂兩猨騰直
知王濟巧誰見魏舒能空心不死樹無葉未枯藤擇
賢方至此傳庇欣得朋

書

淮南子曰昔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家語曰宓子賤仕魯爲單父宰恐君聽用讒人使巳
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
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焉辭歸魯宓
子曰書甚不善勉而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使
臣書而掣捉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所以去

之而來也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子齊君子也其才
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
平公悟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
漢書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也鼓
琴瑟吹洞簫又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
時同席硯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又
曰陳遵太卒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
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
皆藏去以爲之榮
後漢書曰張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第祖字

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又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子安在固對與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

三輔決錄曰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王隱晉書曰索靖燉煌人精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衛瓘世號得伯英之筋一臺二妙天下爲希

【賦】晉陽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爲體美草法之最奇

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蹤逴而值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擇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發輸攄藻如春華之楊枝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看易如長溜之分歧其骨梗强壯如柱礎之不基斷除亏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吟牙如嚴霜之傅枝衆巧百態無盡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齊王僧虔書賦曰情憑虛而測有思汾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嬿深功爾其隸明敏婉孌綿藹趨將摛文筆縟託韻笙簧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沉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簡張垂端整典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兢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

勢　後漢蔡邕篆書勢曰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揚波震激鷹跱鳥

震延頸奮翼勢似凌雲

晉衛恒四體書勢曰㊀宏農張伯英轉精其巧家之衣帛必先書後染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遺仲將謂之草聖

吾索靖書勢曰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蚴虬或往或還頹阿那以贏形欻奮豐而桓桓及其逸遊聘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宏隆揚其波㊁熊對路于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窈嬈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

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㊀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
相奔趣陵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晉劉邵飛白書勢曰烏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脚偃波
楷隸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鍾眞爰有飛白之麗貌豔
勢珍若乃敷拆毫芒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擲
直准箭馳屈擬蠖勢繁節叅譚綺靡循殺有若煙雲
拂蔚交紛刻繼韠盧接飛宋鵲遊逝
啓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啓曰竊以仰巖遺轉入握
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盡石書有暗厨盡猶飛豈有
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鵲反

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
北海之績還代西河之簡
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啓曰施宜八分之巧元帝三體
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鴻曹喜之書莫不總華桂宮
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
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俛敬禮之法鳥頡魚
頏表揚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慙三禮尚方大篆既其
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髣髴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微東
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晉梁簡文帝荅湘東王上王羲之書曰試筆成文臨

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以望城扉如瞻星石不
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廷中置之帳
裏乍楷銅鉤時懸歌案戲意之深良不能已

畫

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之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
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日暮於前不
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

漢書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陳平使畫
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姿質若是將
欲獻單于閼氏以爲然從容言於單于乃始得出又
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忽思股肱之美圖畫其
人於麒麟閣又曰金日磾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上
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
磾見畫嘗拜向之涕泣又曰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
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焉其中常者悉皆行賄
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
奴來和求美女於帝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
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初馬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
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

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風俗通曰門戶鋪首謹按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見
蠡曰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
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閉藏如是固周密
矣

魏陳思王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焉后
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
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
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
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世說曰晉陵顧愷之善畫絕世好寫起人形欲圖殷
荆州堪曰我形惡卿不煩爾愷曰明府正當爲眼耳
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又曰顧長
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何事如此曰四體妍
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又曰顧愷
之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益毛有神明
殊勝向未安時顧謝幼輿在巖裏人問所以顧云一
(上)壑自謂過人此子宜置於(上)壑之中又曰顧
長康道畫三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晉傳咸畫像賦曰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具其事在素

定見其泣血殘肌之刑情以悽然辭曰惟年命之道
短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既
銘勒於鍾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盡覩卞子
之容形泣泉流以雨下灑血面而滅纓痛兩趾之雙
刖心惻悽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
厥趾之不刖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
知柳而不進和殘軀以證璧

贊梁元帝職貢圖贊曰北通(元)兎南漸朱鳶交河悠
遠合浦迴邅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
田

啓梁元帝謝上畫蒙勑裹賞啓曰臣簿領餘暇竊愛
丹青雲臺之像終微髮鶡宣室之圖更難議擬成蠅
罕術畫馬疎文人非世將恩深晉帝之賞跡愧景山
寵踰魏皇之詔又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曰工踰畫
馬巧過圖龍試映玉池即看魚動還傷金屏復疑蠅
集史遷暫覩懸識留矣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
像

圍棊

左傳曰太叔文子謂甯喜曰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
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博物志曰堯造圍棊丹朱善棊
說文曰奕圍棊也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奕奕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蜀志曰魏軍次于興平假費禕節率衆往御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圍棊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君耳信可人必能辨賊者禕至敵遂退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棊局壞粲復爲之棊者不信以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博物志曰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鄧等善棊太祖皆與爭能
晉中興書曰陶侃爲荊州見佐史博奕戲具投之於江曰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啟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爲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棊爲手談
俗說曰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棊諸從在尪官寺前宅上于時袁羌與人共在窓下圍棊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荅如流圍棊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賦後漢馬融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爲戰鬬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佐者無功貪者先亾先據四道保角依傍緣邊遮列徃徃相望離離馬目連連鷹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離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爲所唐突深入貪地殺亾士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拾棊欲疾營或窘乏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攄圍棊賦曰昔班固造弈旨之論馬融有圍棊之賦擬軍政以爲本引兵家以爲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遊慮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其辭曰局則鄧林之木魯班所造雉方祇平素質元道犀角象牙是錯是礪內含光潤形亦應制於是一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甕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爲場頻戰累鬬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鬬共生皆目并也持棊合連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訝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爲之餘日差見玩

宏達堂校梓

於君子

晉蔡洪圍棊賦曰命班爾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
坤象於四方位將軍乎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
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圓等塗授卒三百惟羣任巧於
無主譬採菽乎中原於是攄妙思奮㊀元籌玩服色尚
騂駒旅進旅退二騎迭驅翻翻馬合落落星數各嘯
歌以發憤運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于霓入類狡
兎之繞㊁散象乘虛之飛電聚類絕貫之積珠然後
枕以大羅繕以城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翼舒
翱翔容弈彎掌南指情實西射揚塵奄迹雖動詳悉

或臨局寂然惟棊是陳靜眛無聲潛來若神抑奇之
後成子之賢也或聲手俱發諠譁操擾色類不定次
措無已再哀三竭銳氣已朽登軾望軼其亂可取也
爾乃心鬬犇競勢使揮謙携手詆欺朱顏妒嫌然局
不㊂宏席子不盈捲秉二儀之極要握衆巧之至權若
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翻崔
嵬雲起龍蕤浪傳釜岑山結沓如霧分靜若清夜之
列宿動若流彗之互奔殿未結而筭了肆首不得窺
其門裔覆亂而不惑斫桑不足譏其源或該死而稱
枉皐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后羿不足以之

讚我云勢貌多以孰能窺傳遠求近取于一以貫
梁武帝圍棊賦曰圍奄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
犀子則白瑶元玉方昨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
布將士列兩陣驅雙軌徘徊鶴翔差池燕起用忿兵
而不顧亦憑河而必危癡無戒術而好鬬非智者之
所爲運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棊之出手
思九事而爲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
行而致寇不助彼而爲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
云亡落重圍而計窮欲佻巧而行促劇疎勒之屯遁
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絶或神變而獨悟勿膠

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兎或有少棊已有活形失不
爲悴得不爲榮若其苦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
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
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畜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
牧譬猛獸之將擊亦俛耳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
過輕禍起於所忽功隳於垂成至如玉壺銀臺車廂
井欄既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非劫非時兩
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
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
或先點而亡或先撤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

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秘

梁宣帝圍棊賦曰引如征鴻赴沼布若羣鵲依枝類林麓之隱隱匹星漢之離離蜂起百塗從橫萬制或無厭而及失或先贏而後濟

奕旨後漢班固奕旨曰北方之人謂棊爲奕弘之說之舉大略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効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作伏設許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賞蘇張之姿參分有勝而不誅周文之德邊巡儒行保角依方却自補續雖敗不亾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奕勢魏應瑒奕勢曰蓋棊奕之制所尚美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旗既列權慮蜂起駱驛雨集魚鱗鳥峙奮維聞翼固衛邊鄙或飾遁僞旋卓犖軿列羸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兩見擒滅淮陰之謨拔旗之勢也或匡設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麾中

基既捷四表自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
布周爰繁昌雲合星羅侵逼郊場師弱衆寡臨據孤
亾披掃彊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宮渡之方也挑誘
既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不量進退羣聚俱隕力行
唐突瞋目恚憤覆局崩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也時
或失謬收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
負後剋燕昭之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
輕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筭慮不詳苟貪少獲
不知所亾當斷不斷還爲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
也持基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拒索鞏也

銘後漢李尤圍基銘曰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
開詭弄遊竟局爲憲矩基法陰陽道爲經緯方錯列
張

啓梁任孝恭謝示圍基啓曰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
陰在漢枉礎先寤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既
妙藉手傳乃事因辭見微而能顯婉以成章孝恭人
實下愚才歸末品劾嚬醜反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
功已墜內愧齊竽外羞魯服濫出簪纓非增後車之
數謬頒領計食空貴長安之米

序梁沈約基品序曰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

舍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
靈經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
以爲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
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
涉義出乎幾爻象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
暇迴景紆情降臨小道以爲凝神之性難限入(九)之
致不窮今撰錄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
於來葉

彈棊

魏文帝典論曰余於他戲奕之事少所嘉唯彈棊略
盡其功乃爲之賦昔師先工有馬合鄉矦東方世安
張公子亏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世說曰彈棊始自魏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技亦
特好用手巾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
著葛巾拂棊妙踰於帝

(詩)周王褒彈棊詩曰投壺生電影六博值仙人何如
鏡奩上自有拂輕巾隔澗疑將別隴頭如望秦握筆
徒思賦辭短竟無陳

(賦)後漢蔡邕彈棊賦曰榮華灼爍蔓不韓韓於是列
象棊雕華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駛

馳然後柢掣兵基奔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弊六功無與儔

魏文帝彈基賦曰惟彈基之嘉巧邈超絕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略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荊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庳根四頹平如砥礪滑若柔荑基則(元)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纖若一修短無差象籌列植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叩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霍繹展轉盤縈或暇豫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于時觀者莫不虛心竦踊

咸側息而延佇或雷抃以大噱或戰悸而不能語

魏丁廙彈基賦曰文石爲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緻埋肌平卑高得適既安且貞基則象齒選乎南藩禮密身重腹慮頭鷙駭悍說敏不輕不軒列數二八取象宮軍徵章采列爛焉可觀於是二物既設主人延賓粉石霧散六師列陳跡行王首左右相親成列告誓三令五申事中軍政言合禮文號令既通兵基啓路運若迴飈疾似飛兎前中却儛賈其餘怒風馳火燎令牟取五恍哉忽兮誠足慕也若夫氣竭力殘弱膽怯心進不及敵中路爲擒仁而不武春秋所箴剛

優勁勇忿速輕急推敵阻隧我廢彼立君子去是過
猶不及

晉夏侯惇彈棊賦曰嫌深宇以舒情遘衆藝以廣娛
觀奇巧之瓌麗律彈棊之妙殊局則崑山之實華陽
之石或煩蜿龍藻或分帶班駁或發色㊀黃或皦的
鱗白悉魯匠之精能傾工心於彫錯形方隆而應矩
焜煌霞以倏鑠爾乃延良人洽坐際隆局施輕棊列
徐正控往來必有中而告捷相形投巧左撫右拔揮
纖指以長邪因偃掌而發入陵超踰落歸趣援勢紛
交務而踖合乘流密以遥曳若乃釋正彈循亂湯滑
石周散勢縱橫捭擿撇應無方倏若天星之列閃
若流電之光或擗相散爛揮霍便捐或奮振唐唐頹
水叅連棊單局置等分紀殘勝者含和負者喪顏惜
情娛之未遂恨白日之微遄實機藝之端首固君子
之所歡也

序梁簡文帝彈棊論序曰觀夫模穹倉而挺質寫博
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摽奇停四海而爲量協日月之
數應律呂之期總㊀元黃之武略校孫吳之應變語其
用心壯哉之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棊之式
道上昇則搏翼穹天赴下則建徒高屋乘危則棧山

航海(歷)險則東馬懸車完五憶霸國之勳全六想陳平之智反八均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九同晉侯之琴徘徊異鄴中之輦牽牛覺乘槎之來織女擬雲軒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良有旨也

(晉)梁元帝謝東宮賜彈棊局啓曰繹本慙遊藝彌愧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烏跋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易玉屑不工緣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桓有錫聞於遂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博

說文曰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

山海經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鶉卵

穆天子傳曰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置高樓大路設酒擊博樓上

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孔子曰

有之爲其兼行惡道也

說苑曰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之孫息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上加雞子其上左右惜息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爲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危甚於此

論吳韋昭博奕論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處若窮越之勤重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王霸受道於圮圖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習博奕廢事弃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以臨局交事雖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

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進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則非孫吳之倫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以變詐之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刼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故老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方今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博選良才旌簡旄俊設呈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

樗蒱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遥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蒱蒲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truncated灌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博物志曰老子入胡作樗蒱

庾翼集參軍于瓚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剋非爲治之本自今樗蒱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荅曰今唯許其圍棊餘悉斷

後漢馬融樗蒱賦曰昔有元通先生遊于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樗蒱蒲伯陽入戎以斯消憂枰則素旃紫罽出乎西鄰緣以繢繡鈒以綺文杯則摇木之幹出

自崑山矢則藍田之石十和所工含精玉潤不細不
洪馬則㊀犀象牙是磋是礱杯爲上將木爲君副齒
爲號令馬爲璽距籌爲策動矢法卒數於是芬葩貴
戚公侯之儔坐華榱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
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遂臨
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淈沸精誠一叫十
盧九雉磊落蹉跌并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粉潰勝
貴歡悅負者沉悴

投壺

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士

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

神仙傳曰玉女投壺天爲之笑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爲將軍取
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
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捨俎豆

魏略曰邯鄲淳字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
爲工賜帛千匹

古歌曰上金殿者玉樽延貴客入門黃金堂東廚具
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進酒琴瑟爲清商投壺對
彈棊博奕並復行

何劭王弼傳曰弼性好弘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賦　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機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性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飫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鳥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彫鏤象物必其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絇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笮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乎皆得然後觀夫投者閒習察妙巧之所極駱驛聯翩爰夏兔發翻翻集

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效既入躍出荏苒偃仰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爲政）羣職罔弛左右畢投效奇數釣列置功等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羣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掇聯取一往之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者也柯列酺布匪罕匪綢雖就置猶弗然矧迥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觀

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瑋百變惡可窮讚

塞

說苑曰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

管子曰秋行五政一曰秋禁二曰博塞

穆天子傳曰天子與井公塞也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問臧奚事挾策

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亾羊均也伯夷死

於首陽之下盜跖死於東陵之上所死不同殘生均也

漢書曰吾(丘)壽王以格五召待詔孟康曰乘五閑不得行故云格五也

賦後漢邊孝先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

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

其因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畧舉其

指歸以明博奕無以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

其用物也約其爲樂也大猶土鼓塊枹空桑之瑟質

樸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

正時之則也棊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

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亾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

直合道中也趨隅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

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塞

之爲義盛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于天陰陽在焉取

則于地剛柔分焉施之于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爲法式焉

藏鉤

風土記曰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爲藏鉤之戲分爲二曹以效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人爲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烏以齊二曹人數一鉤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爲一籌三籌爲一都

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法此也

賦

晉庾闡藏鉤賦曰歎近夜之藏鉤復一時之戲望以道生爲元帥以子仁爲佐相思蒙籠而不啓目烟冷而不暢多取決於公長乃不容於大匠鉤運掌而潛流手乘虛而密放示微迹而可嫌露疑似之情狀輒爭材以先叩各銳志於所向意有往而必垂策靡陳而不衰退態歎於獨見慨相顧於惆悵夜景煥爛流光西驛同明誨其夙退對者催其連射攘袂以發奇探意外而求迹奇未發而妙待意愈求而累辟疑空拳之可取手含珍而不摘督猛炬而增明從因朗而心隔壯顏變成衰容神材比爲愚蒙

四維

賦東晉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擊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棊取象元一分而爲二准陰陽之位擬剛柔之策而變動云爲成乎其中世有哲人黃中通理探賾索隱開物建始造四維之妙戲邈衆藝之特奇畫盈尺之局乃擬象乎兩儀立太極之正統班五常之列位剛柔異而作配趍舍同而從類或盤紆詰屈連延駱驛或閒不容息舍棊則獲圍成棊合騎棊先出九道並列專都獨畢

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

王褒爲象經序曰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於天陰數爲先本於地是也四時以正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倶皆如之是也五曰筭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悖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禮不可以貴淩賤直而爲

曲不可以卑畏尊隱而無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務武論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禮儀以制其則居上不驕爲下盡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觀德以考其行定而後求義義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進以報德義以遷善或黜退以貶過事在懲惡或以沉審爲貴正其瞻視或以徇齊爲功明其糾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賤必申急敬彰於勸沮處尊思屈片言崇於拱璧一德踰於華衮

賦 周庾信象戲賦曰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法凝陰於厚德仰冲氣於清虛於緑簡既開丹局直正理洞研幾原窮作聖若叩洪鍾如懸明鏡白鳳遥臨黄雲高映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莅官行政是以局取諸乾仍圖上元月輪新滿日暈初圓摸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璧泉坤以爲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促成文之畫亾靈龜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於是揩笏當次依辰就席廻地理於方珪轉天文於圓璧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珉石南行赤水之符北使元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而馬白既舒元象聊定金抨昭日月之光景乘風雲之性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從月建

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陰翻則顧兎先出陽變則靈烏獨明況乃豫遊仁壽行樂徽音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尋雖復成之於手終須得之於心乃有龍燭衙花金鑪浮氣月落桂垂星斜柳墜猶豫樞機嫌疑涇渭顧望迴惑心情怖畏應對坎而衝離忽當申而取未

成都楊懷道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五

唐太子率更令㊀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養生部 養生 卜筮 相術 疾醫

養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㊀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克腸胃閉嗜慾養生之末也莊子曰吹吁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韓子曰神不注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華佗別傳曰佗嘗語吳普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疾則不生卿見戶樞雖用易腐之木朝暮開閉動搖遂最晚朽是以古之仙者赤松彭祖之爲導引蓋取於此也

抱朴子曰爾乃咀吸寶華谷神太清外珍五耀內守九精又曰城陽郄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餓見冢中先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儉或仰儉素亦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頗苦極後人有偶窺冢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召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論魏嵇康養生論曰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一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此皆兩失其情粗試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持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而盡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豈令人重榆令人塡谷歡蠲忿萱草忘憂

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虽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所輕害之使閙而無所明染之使黃而無使堅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卜筮

禮記曰龜爲卜筮爲筮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尚書曰立卜筮人

古史考曰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穆天子傳曰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敷澤蒼蒼其宜正公戎事則從

左傳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也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史記曰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於民仁義分策定計旋式正基而後言天地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定國必先筮筴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

先占吉凶後乃育之伏犧作八卦爲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

論晉庾闡著龜論曰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著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啓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闇室夜筮者得之無夜鑒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鑒便謂火爲目神憑著通又謂著爲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闇室著龜之用豈非顏子之龍燭耶著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求通逆數又非爻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登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卜或責象草木或取類龜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著龜此爲神通之主自有妙會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著龜然經有天生神物不載圖神之說言者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迹亦猶筌雖得魚筌非魚也蹄雖得兎蹄非兎也是以象以求神神窮則著廢

晉宋顏延之大筮箴曰余因讀易偶意著龜友人有請決遊宦務志卦有咎占故作大箴以悟焉先王該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朕未

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災在坎路不出戶庭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按足失步無惰爾儀靈骨有知無曰余逆神策不豫南人司筴敢告馳驁

(序)梁元帝洞林序曰蓋聞(元)枌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即辯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遞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經玩習韓

終六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直解談(元)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

相術

孫卿子曰古者姑布子卿今之世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又曰許負唐舉鄧通條侯此四公皆善

相

史記曰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㐂成曰此子貴亦當爲丞相賢曰我若爲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爲之賢後竟爲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㐂成

東觀漢記曰孝順梁后永建三年選入掖庭相工萊通見襲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又曰班超行詣相者曰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論魏陳王曹植相論曰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驎耳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亾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

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

景有三次之福以爲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榮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

魏王朗相論曰然仲尼之門童冠之羣不言相形之事抑者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庳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專記其効驗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贊周庾信以蔡澤就唐生相贊曰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序梁陶宏景相經序曰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貲半於國而裁出世身摧家破馮唐袴穿郎署楊雄壁立高閣而並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官不過尉史或賴惠若神僅至齠齔或不

宏達堂校梓

辯敖麥更保黃耆此又明其偏有得也

梁劉孝標相經序曰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樓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纏天關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轔交映井宅既兼食置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其深目長頸頹顏感鼈蛇行鶩立猴喙鳥咮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葇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容孔父耿栖遑之迹豐本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皁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岩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疾

史記曰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對曰王聞越人莊舄乎王曰弗聞軫曰莊舄仕楚執珪有須而疾爲越聲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極矣亦思越不或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疾也彼思越即越聲不思越即楚聲使人往

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漢書曰司馬相如疾甚上曰可往悉取其書使往而
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
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
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司奏焉天子異之
桓譚新論曰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終罰裾乘駑馬宿
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夜來余令吏勿闢乃相問而
去又曰余少時見楊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
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
而立發瘨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召作賦卒暴及
倦臥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氣疾一
歲而亾
東觀漢記曰王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
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
而取大立可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白
後連徵輒稱疾
三輔決錄曰趙岐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
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勑兄子可立一貝石於吾墓
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其後疾瘳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
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蟲也食人心凡相
勞問者曰無恙乎非爲疾也又曰亍之祖郴爲汲令
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
於杯中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疾
去蛇入腹後郴使宣於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謂
宣此乃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遂解甚怡懌

詩梁簡文帝臥疾詩曰沉痾類弩影積弊似河魚詎
逢龍子浴空歎楚王葅又喜疾瘳詩曰朝窓猶掩扇
宿慢未懸鉤逍遥臨四注兼持散九愁雖同衛子憊

聊喜擊生瘳災星夜出境鳴禽晚去樓蠲邪無賈服
祆氣息梁牛隔簾蔭翠篠映水含珠榴丹經蘊玉笥

元水出長洲結友尋方岳採藥訪圓丘神隨七星變
貌逐五雲留飛鴻若可駕輕簪必易抽

梁劉孝威和簡文帝臥疾詩曰玉躬耗寒暑羣望崇
珪璧仁祀盛黃縑禮壇優紺席懽均楚疾愈俄同宋
年益豈勞誦賦臣

梁朱超道歲晚沉痾詩曰風將夜共靜空與月俱明
燭滴龍猶伏鑪開鳳欲驚葉飛林失影氷合澗無聲
太息與琳念

梁敢離衣行唯長殘藤盡不聞桴鼓鳴

賦晉摯虞疾愈賦曰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餘日衆疾並除饋食纖纖而日勘體貌廉廉而轉損校朝夕其未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傴而狼狽内憂深而慮遠乃量飡而度帶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簡良會異端於妙門乃歸奇於涉塵惟茲藥之攸造實明中之皆堅丸以三七爲劑服以四獻爲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又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旬而告平

梁裴子野臥疾賦曰旅聞禁以永久迫衰老而殷憂無筋力以爲禮聊臥疾以來休是時凍雨洒塵涼陰滿室風索索而傷起雲霏霏而四密爾乃高歌莫和旨酒時傾洗然尚想何慮何營

表梁簡文帝在州羸疾自解表曰昔違紫禖曾不弱冠今夢青蒲逝將已立願歸之謁不逮宸矜民請之書遽降天允屬上黨之雄山西宣將五校失道八尉驕貪一箭而解重圍更成戎阻九戰而絕甬道翻就喪師雖王郭不追朱買難嗣實以褒襜明目日夜厲精地雜黠羌民多獷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汝南勳異伯宗必須榮踰戊巳州牧良才實屬多士無令非薄徒積妨賢

畫梁簡文帝荅湘東王書曰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邸南寮訟時輟甘棠之陰巢州爲法暫止褰襜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致足樂乎吾春初臥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愈子預赤丸尚憂未振高臥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修都之香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警夢惠日暉朝道俗輻湊遠近畢集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楊僕有闕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

序梁陶景肘後百一方序曰夫生民之所爲大患莫急乎疾疢疾疢而弗治猶救火不以水也今輒掖左右師藥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值況窮村逈陌遥山絕浦其間天枉焉可勝言方術之書卷秩徒繁拯濟蓋寡就欲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爲深益然尚有闕漏未盡其善輒採集補闡凡一百一首葛氏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此今搢紳君子若常處閒佚乃可師藥有方脫從祿外邑將命遠途或祗直禁闈晨宵閉隔或羈束戎陣城壘嚴阻忽驚急倉卒唯拱手相看孰若便採之枕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節度使曉然無滯

醫

左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牖而立曰嘻吾見子之心矣子心穴孔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

史記曰扁鵲姓秦名越人時舍客長桑君過而奇之知非常人及呼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藥與扁鵲又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扁鵲入視疾出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而簡子寤

魏志曰華佗遊學徐土兼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又曰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亦不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

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賦　晉嵇含寒食散賦曰余晚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下積日羸困危殆決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何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隤亦宜求於衆術窮萬道以弗損漸丁㝡而積日爾乃酌醴操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旁無顧問偉斯藥之人神建殊切於今世起孩孺於重困還精爽於既繼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五
成都楊懷道校字

唐太子率更令㊀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陵　王元貞校

內典上 內典

秣內典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天竺問佛道法遂於國中圖畫形象焉

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柰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又曰須剌國有五百沙彌真人寺堅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大人來下石上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連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迹合有八迹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迹竟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供養佛又曰維那國去

舍衛國五十由旬由旬者晉言四十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基井尚存又曰迦維羅越國今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靜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有池尚一冷一暖又曰鳩留佛姓迦葉生舩訶維國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越南又曰罽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冬未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又曰佛在拘秘舩竭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牀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還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土舩竭王乃作金棺

槫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自燃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興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蹉摩造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以味清淨周迴屈曲從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又曰師子王國遣使奉獻詔荅云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曰載數千車貨之燦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上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詩秦鳩摩羅什法師十喻詩曰十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喻惜言以會意意盡無會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宋謝靈運石壁立招提精舍詩曰四城有頓躓三世無極已浮歡昧眼前沉照貫終始壯齡緩前期頹年迫暮齒揮霍夢幻頃飄忽風電起良緣迨未謝時逝

不可俟敬擬靈鷲山尚想祇洹軌絕溜飛庭前高林映窓裏禪室栖空觀講宇析妙理又過瞿谿石室飯僧詩曰清霄颺浮煙空林響法鼓庶乘四等觀永拔三界苦

宋謝莊八月侍華林曜靈殿八關齋詩曰玉桴乘夕遠金枝終夜舒澄滔元化闡希微寂理孚

梁武帝十喻幻詩曰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蘭園種五果雕案出八珍對見不可信熟視事非眞空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幻人又如炎詩曰亂念矚長原倒見望遙煙遞迤似江漢汎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緑蒂遠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熟緣熟惚逼渴愛渴心生又靈空詩曰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遇火亦似草行風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五愛性洞達十相法靈冲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又乾闥婆詩曰靈海自已極滄流去無邊蜃蛤生異氣闥婆鬱中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煙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元中元又夢詩曰甘寢隨四坐蓋睡依五衆違從競分諍美惡相戲弄出家為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眞實聞見皆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又會

三教詩曰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鏤金版眞言隱上清容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教唯平等至理歸無生又遊鍾山大愛敬寺詩曰才性之方便智力非善權歎逝比徳稔交臂乃奢年從流既難反弱喪謂不然三苦恒追隨五毒自燒燃貪癡養憂畏熱惱坐燋煎道心理歸終信首故宜先駕言追善友廻輿尋勝緣面勢周大地榮帶極長川稜層疊嶂遠邐迤磴道懸朝日照花林光風起香山慧居超七淨梵住踰八禪始得展身敬方乃遂心虔菩提聖種子十萬良福田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以我初覺意貽爾後來賢又和太子懺悔詩曰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菱草獲再鮮落華蒙重榮

梁簡文帝十空如幻詩曰漢安設大饗周穆置高臺三里生雲霧瞬息起氷雷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恒棄捨庸識屢邅迴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哉又水月詩曰圓輪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漬璧的的似沉鉤非關顧兎沒豈是桂枝浮空今誰雅識

還用喜騰猴萬累若消蕩一相更何求又如響詩曰
疊嶂迴參差連峰鬱相拒遠聞如句咏遥應成言語
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空或顛倒羣徒迷塵縛倡
愍哉火宅中茲心良可去又如夢詩曰秘駕良成辯
司夢並成虛未驗周爲蝶安知人作魚空聞延壽賦
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擾安能二惑除當須耳應滿
然後會眞如又如影詩曰朝光照皎皎夕漏轉駸駸
晝花斜色去夜樹有輕陰並能興眼入俱持動惑心
息形影方止逐物慮恒侵若悟假名淺方知實相深
又鏡象詩曰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堂後挂七龍網
前發四珠光迴望疑垂月傍瞻譬壁璀仁壽倉萬類
淮南辯四鄉終歸一总有何關至道場又蒙豫懺悔
詩曰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受綵綸廣
慧門時英滿君園法侶盛天園俱消五道縛共蕩四
生寃三循祛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伏采豔地寂伎
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齡鳴晝軒新梅含未發落桂聚
還翻早登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期蒙誘善方願遣
籠樊又往虎窟山寺詩曰細松斜繞徑峻嶺半藏天
古樹無枝葉荒郊多野煙分花出黃鳥挂石下新泉
翁欝均雙樹清靈類八禪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徒然嗟小藥何由齊大年又侍講詩曰物善渥深慈
監撫宣王事英邁八解心高超七花意又旦出興業
寺講詩曰沐芳肅朝帶駕言祇淨宮羽旗承去影鐃
吹雜還風吳戈憂服箭驥馬緑沉弓水照柳初碧煙
谷桃半紅見鶴徒知謬察象理難同方知惡四辯奚
用語三空又和會三教詩曰聚沫多緣假標空非色
香漢君雖啓夢晉后徒降祥㊀機昔未辯洞鑒資我
皇又夜望浮圖上相輪絕句詩曰光中辯垂帶霧裏
見飛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又望同泰寺浮圖
詩曰遥看宮佛圖帶壁復垂珠燭銀踰漢汝寶鐸邁
昆吾日起光芒散風吟宮徵殊露落盤恒滿桐生鳳
不雛飛幡雜晚虹音絳畫鳥狎晨鳧梵世臨空下應真
蔽景趨帝馬咸千轡天衣使六銖意樂開長表多寶
現金軀能令苦海渡復使慢山踰願能周四忍長當
出九居
梁元帝和劉尚書侍講五明集詩曰汲引留宸鑒舟
航動睿情法王惟一法無生信不生日宮佳氣滿月
殿善風清綺錢敞西觀緹幔卷南榮
梁昭明太子㊀圖講詩曰試欲遊寶山庶攸信根立
雖娛慧有三終寡聞知十鍾山解講詩曰輪動文學

乘笳鳴賓從靜瞰出嶠隱光月落林餘影情理既已詳㊀言亦兼逞東齋聽講詩曰庶幾祛八倒冀此遣六塵良思大車道方願寶船津既飡甘露卉方欲書諸紳又叅講席將訖詩曰八水潤焦牙三明啓羣目寶鐸旦叅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驚微祛二鼠感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又同泰僧正講詩曰放光聞鷲岳金牒秘香城窮原絕有際雜照歸無名若人聆至寂寄說表真冥能令梵志遣亦使羣魔驚今聞大林聚淨土接承明披影連高塔法鼓亂嚴更雷聲芳樹長月出地芝生已生法味樂復悅㊀言清何因

動飛轡暫使塵勞輕又開善寺法會詩曰茲地信閑寂清曠唯道場玉樹瑠琉水羽帳麟金牀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瑞牽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煙生樓半藏千祀終何邁百代歸我皇神功照不極曆鏡湛無方法輪明智日慧海度慈航塵根夕未洗希霑垂露光

梁宣帝奉迎舍利詩曰釋迦散體多寶號金軀白玉誠非比黃金良莫踰變見絕言象端異乃冥符靈知雖隱顯妙色豈榮枯唯當千劫後方成無價珠

梁沈約八關齋詩曰因戒倦輪飄習障從塵染四衢

道難闢入正扉猶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險迷塗
既已復豁悟非無漸又四城門詩曰六龍既驚軫二
鼠復馳光衰齡難慎輔暮質易凋傷又和王衛軍解
講詩曰妙輪輟往駕寶尉未開音甘露爲誰演得二
摽道心眇眇(元)塗曠高義揔成林七花屏塵相八解

濯芳襟

梁庾肩吾和太子重雲殿受戒詩曰皇明執東曜帝
宸居北辰小乘開治道大覺拯蒼民殊塗同義路分
流合智津傳香引上德列伎進名臣連閣翻如畫圖
雲更似真鏡山銜殿影梅梁落梵塵苑桂恒留雪天
花不待春萬年逢瑞應千生值法身天衣初拂石豆
火欲然薪重善終無報輕毛庶有因又詠同泰寺浮
圖詩曰望園臨奈苑王城對鄴宮還從飛閣內遙見
崛山中天衣疑拂石鳳翅欲凌空雲蓋猶帶雨蓮井
不生桐盤承雲表露鈴搖天上風月出琛含采天晴
幡帶虹周星疑更落漢夢似今通我后懷初照不與
伊川同方應捧馬出永得離塵蒙

梁劉孝綽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御鶴翔伊水
攀馬出王田停鑾對寶座辯論說人天淹塵資海適
照暗仰燈然法朋一已散施劒儼將旋

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詔樂臨東序
時駕出西園雖窮禮遊盛終爲塵俗諠豈如宏七覺
揚鸞啓四門夜氣清簫管曉陣爍郊原山風亂采旄
初景麗文轅林開前騎騁遙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
石瀨響飛奔廻輿下重閣降道訪真源談空匹泉涌
綴藻邁彌繁輕生逢遇誤並作羣龍鶩
梁釋慧令和受戒詩曰次寥秋氣爽搖落寒林踈風
散飛廉雀浪動昆明魚是日何爲盛證戒奉皇儲願
陪升自在神通任卷舒
梁王筠和太子懺悔詩曰晉惡歸禮懺有過稱能改

聖德及羣生唱說信兼採翹心蕩十惡邈誠銷五罪
三縛解智門六塵清法海超然故無著逍遙新有待
梁王臺卿和望同泰寺浮圖詩曰朝光正晃朗湧塔
標千丈儀鳳異靈鳥金盤代仙掌積栱承雕桷高簷
挂珠網寶地若池沙風鈴如樹響刻削生千變丹青
圖萬象煙霞時出沒神仙乍來往晨霧半層生飛幡
接雲上
周庾信和同泰寺浮圖詩曰岩岩宕陵大清照嚴比東
京長影臨雙闕高層出九城栱積行雲礙幡搖度鳥
驚鳳飛如始泊蓮合似初生輪重對月滿鐸韻擬鸞

聲晝水流全住圖雲色半輕露晚盤猶滴珠朝火更
明雖連博望苑還接銀沙城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
笙庶聞八解樂方遣六塵情又詠闡㊀二教詩曰五
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魚書將鶴嶺清梵雨邊來香
煙聚成塔花雨積爲臺空心論佛性真氣辯仙才又
登雲居寺塔詩曰重巒千仞塔危磴九層臺跗下雲
峯出窓前風洞開躡嶺鐘聲度中天梵響來
陳陰鏗開善寺詩曰鷲嶺春光遍王城野望通登臨
情不極蕭散趣無窮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棟裏
歸雲白窓外落暉紅古石何年臥枯樹幾春空淹留
惜未及幽桂有芳叢又遊巴陵空寺詩曰日宮朝絕
落月殿夕無扉網交雙樹葉輪斷七燈輝香盡奩猶
馥幡塵盡漸微借問將何見風氣動天衣
陳張正見陪衡陽王遊者閣寺詩曰甘棠聽訟罷福
宇試登臨兎苑移飛蓋王城列玳簪階荒猶累玉地
古尚填金龍橋丹桂偃鸞嶺白雲深秋愍被旅葛夏
戶響山禽清風吹麥壟細雨濯梅林
㊀頌宋謝靈運無量壽佛頌曰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
城願言四十八㊁誓拯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
英顏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齊王融淨住子歸信門頌曰生浮命舛識罔情違業
雲結影慧日潛暉委蛇循途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汎
海難沂黍珉見璧辯礫知璣迷甘未遠匪正何依又
懺悔三業門頌曰樂田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
假言筌利名相倚榮辱茲纏蕪驥匪躡銅錯徒鐫惑
端風緒愛境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又出家善門
頌曰澡身浴德脢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化城道場
曠謐禪逕閑清風飄弗響震輒徒聲嘯傲焉慮脫落
何營長捐有結永寘無生人在家善門頌曰處塵貴
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匆四民亦
爲之三界豈能渝諒茲親愛沫寧以財利拘煩流捨
智寶榛路坦夷衢萬品竟何匹烈火樹紅趺又法門
頌曰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
待駿足凌河越海寄輕舟通明洞燭曾景深凝廣
潤湛川流冀善開賢敷教義昭蒙啓惑滌煩憂功成
弗有居無著淡然無執與化遊
梁簡文帝大法頌曰若夫耿夢華胥怡然射服齊
宮於元扈想至理於汾陽輕九鼎於蹇裳視萬乘如
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
玉於川岫棄琴瑟於大壑卑宮菲食茨堂土階彤車

非巧麤表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偕於出世也解網放禽穿泉掩鬲起泣辜之澤行扇暍之慈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偕乎出世也甘泉啓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羨門之誓不夜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存諸已篤而爲論彌有未㊀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得之海踐不至之岸驅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又㊀圍園講頌曰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岸理愜祇園于時藏秋仲節麗

景好晨氣含金扇霜浮玉管鳥弄鳴於瓊音樹藏蕤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辭曰析論冥空㊀幾入道密宇清幽重關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贊宋謝靈運聚幻贊曰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眞一從遊物過既往亦何陳諺者疑久近遠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又聚沫泡合贊曰水性本無泡激流逐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又影響合贊曰影響順聲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

象似羣有靡不然昧漠乎自已四色尚無本入微欲
安恃

陳江摠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
更燃榮空雜霧散迴飛煙還符戒品薰修福田又花
贊曰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亂映水光斜散由
天女賣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牙又燈贊曰寶燈
夜開影徧花臺煙抽細燄燼落輕灰珠慙色並月恥
光來一明暗室若遣塵埃又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
相明留無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布香城恒知
自轉福與之生

碑梁元帝荊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曰蓋聞琁璣玉
衡穹昊所以紀物金版玉文淳精所以潘氣何則咸
秩社首義盡於寰中鑄鼎馮翊未窮於系表況復道
冠萬靈理超千聖智周十地行圓四等變海成蘇稷
山入芥鉢鋒廣說藕絲見道惠音八種面門五色組
鉢生華人青樓而吐曜金牀照采出紫殿而相輝纔
度蓮河即處天冠之寺始遊羅衛便居堅固之林斯
蓋俯應閻浮未臻常樂降情誘接豈窮妄相若乃境
無引汲智生淺深明同一體惑起十重七地初刃方
稱變易三達後心因窮智種然俱冥四德脫屣雙林

示表金棺現焚檀椁浩浩焉不可知已却望五津距
青蓮之洞房臨三天帶明月之流
梁劉孝儀雍州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曰昔堯乃則
天莫能名其聖㊀纔譬曰無德稱其道況復欲宣五
品將歎三法固使迦葉恥其無智龍樹羞其非辯猶
聞獻蓋長者頌以七言無學比㊁陳其百句至有九
輩性生一身補處塵洗玉池神聞金葉樹聲繁會趙
簡於是未聞地寶煜煌周穆之所不見昔者出城石
轉還林現疾夢樹既沉梵花獨反猶有香杖疊衣紅
爪紺髮可得崇以妙利顯用珍函彼彌陁感化殊攝
日輪照曜月面從容毫散珠輝脣開異色似含微笑
俱注目於瞻仰如出軟言咸傾耳於諦聽像復以其
夕出住寺門始則映顯巖間猶對鷲山之禮未又徘
徊閽外似救毗城之疾空中生樹豈曰難思火內披
蓮未爲多有銘曰奄有淨國寶應多祉葉產梵童花
開釋子玉蓮交映銀荷遞起伊尹慙桑伯陽羞李
梁劉勰刻縣石城寺彌勒石像碑銘曰夫道源虛寂
冥機通其感神理幽深㊂德司其契是以四海將寧㊃
先入感鳳之寶九河方導已致應龍之書況種智圓
照等覺偏知揚萬化於大千摛億形於法界其靈起

攝誘之權影現戲遊之力可勝言者哉自優曇發華而金姿誕應婆羅變葉而塔像代興月喻論其跡隱鏡象譬其常照律師應法似流宣化如渴揚舲游水馳錫禹山於是捫虛梯漢構立棧道狀奇肱之飛車類似叟之懸閣體高圖範冠采虹蜺推鑒響於霞上剖石灑於雲表信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也青艧與丹粟競采白金共紫銑爭輝梵王四鶴徘徊而不去帝釋千馬躑躅而忘歸

寺碑　齊王巾頭陁寺碑銘曰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

梁簡文帝善覺寺碑銘曰蓋聞在天成象倬彼雲漢在地成形嵩高惟岳蒼蒼斡運靈槎猶且去來巖巖峻極巫咸可以升降穆貴嬪宿植達因已於恒沙佛所經受記劫有緑娑婆降跡斯土行邁英皇德降華胥附河南望浮雲之瑞新野表升天之祥光前絕後建茲福地乃於建康之太清里建善覺寺焉太通元年龍集已酉有令使立碑文未獲構撰居諸不息寒暑推移軒曜夙傾前星次掩歲在諏訾始得補綴何言之陋何事之隆竊等仲由空悲負粟之哽復異恒良

終無維山之日永言纏慕獨咽丹心銘曰效彼毗城
建斯福舍四柱浮懸九城靈架重欒交峙迴廊逶
掩映花臺崔嵬蘭榭陽燧暉朝青蓮開夜又神山寺
碑序曰天地始終迭長不極劫數沙塵寂寥誰辯雖
鐵界銅圍如影如約補石擎金隨生焰滅獨有鷲岳
靈境淨土不燒螺髮金質聲聞難覩故髮塔喜園流
名天上香山鵠苑布跡人中自非莊嚴妙土吉祥福
地何以標茲淨域置此伽藍皇太子殿下幾圓上聖
智周物外澄明離日照影春星長歌安勝表察書之
獨見馳道迴車鷲班輪而不絕

梁簡文帝慈覺寺碑序曰竊以易表含貞記稱厚載
龍星啓曜璧月儀天是以河外黃雲沙傍崩鹿故能
發緯伊緒重闡劉系亦有觀津美於西漢扶風盛彼
東京未若樊汚之邦宛葉之境休祥茂祉獨繁前跡
莊姬流譽之所烈后業興之地南陽稱其何氏新野
猶曰鄧家逖彼遐蹤復屢今慶貴嬪金聲早振淑範
增徽才實母師行爲女楷窮茲四德洞彼六經温明
內湛慈慧天發君綴慶璇枝聯休紫漢幸得警無負
斧任重東蕃實以契闊言提綱繆善誘事其從居義
深則盼而叨恩作牧曩結幽祇一訣椒慈長違實惬

風枝弗靜陟屺何期祗奉儲訓謬茲刊撰夫道長業
大遺範事隆嗟油素之可捐懼故老之難述又相宮
寺碑曰真人西滅洎羅漢東遊五明盛士並宣北門
之教四姓小臣稍罷南宮之學超洙泗之濟濟比舍
衛之洋洋是以高簷三丈乃爲祀神之舍連閣四周
竝非中官之宅雪山忍辱之草天宮陁樹之花四照
芬吐五衢異色能令扶解說法果出妙衣鹿苑豈殊
祇林何遠皇太子蕭繹自昔蕃邸便結善緣雖銀藏
蓋寡金地多闕有慙四事久立五根泗川出鼎尚刻
之黍之石嶕峨作鎮猶銘劒壁之山矧伊福界寧無

鐫刻銘曰洛陽白馬帝釋天冠開基紫陌峻極雲端
實惟爽塏棲心之地譬若淨土長爲佛事銀鋪曜色
玉礎金光塔如仙掌樓疑鳳皇珠生月魄鍾應秋霜
鳥依交露幡承杏梁慮舒意蕊室度心香天琴夜下
紺馬朝翔生滅可度離苦獲常相續有盡歸乎道場
梁元帝善覺寺碑銘曰金盤上踈非求承露玉寫前
臨帝資潤礎飛軒絳屏若丹氣之爲霞綺井綠淺如
青雲之入呂寶繩交映無慙紫紺之宮花臺照日有
跡白林之地銘曰聿遵勝業代彼天工四園枝翠八
水池紅花疑鳳翼殿若龍宮銀城映沼金鈴響風露

臺含月珠幡拂空又鍾山飛流寺碑曰清梵夜聞風
傳百常之觀寶鈴朝響聲揚千秋之宮同符上隴望
長安之城闕有類偃師瞻洛陽之臺殿瞰連薨而如
綺雜卉木而成帷銘曰雲聚峯高清風鍾徹月如秋
扇花疑春雪極目千里平原遒邁又曠野寺碑曰雲
楣膠葛桂棟陰峰刻虬龍於洞房倒蓮花於綺井月
殿朗而相暉雲宮穆以華壯轤轤旋題虹梁生於暮
雨璀璨銀牓飛觀入乎雲中銘曰圓瑞旦暉方諸夜
朗金盤曜色寶鈴成響又鄀州晉安寺碑銘曰鳳皇
之嶺芊綿映色蓮花之洞照曜增輝山云黃鶴疑聞

天之夜響城稱却月似輕雲之霄蔽銘曰虹梁紫柱
螭桷丹牆綺井飛棟華榱壁瑞應龍若動威鳳疑翔
玉扃霄潤金池夕光朱城却梲紫陌潛通墜柳朝綠
江暉暝紅落霞將暮鮮雲夕布峯下陽烏林生陰兎
分珮隔浦皇檣隱霧俱聽法鍾同觀寶聚又楊州梁
安寺碑序曰竊以陽之有宗者莫擬於霊烏夜之有
光者孰踰於陰兎故以日門見羲和之色月殿望奔
娥之象而合璧迢遞丈尺猶且莫量朗鏡悠遠積空
之所不等復有紫川青龍之水却月朝霞之山白哇
玄璧餞瑤池之上銀闕金宮出瀛洲之下空臺四柱

隨仙衣而俱颺寶墜三重映瑞園而涸影旃檀散馥無復圓覺之風地湧神翁皆成多寶之塔又攝山栖霞寺碑曰金池無底已通寶墜之側玉樹生風傍臨綵船之上七重欄楯七寶蓮花通風承露含香映日銘曰苕依翠屋樹隱丹楹澗浮山影山傳澗聲風來露歇日度霞輕三災不毀得一而貞又歸來寺碑曰幡影颺於絳臺梵聲依於應塔三相不留蕭蠡終壞八苦遐長燈踈未已銘曰鈴隨風振盤依露泫丹桂無枝朱楊自翦九苑萌枯三昧葉卷蹂樹搖落翻流清淺

梁沈約法王寺碑曰昔周師集于孟津漢兵至于垓下翦商肇乎茲地殪楚由乎斯域慧雲匪由觸石法雨起乎悲心驅之仁壽度之彼岸濟方割於有頊撲既燎于無邊陸旗風靡水陣雲披縈山爲堞失其九天之險負疑爲隍曾無一葦之閡昏師反接擒牧泥首掬指則河舟尚虛委甲則熊嶺非峻乃按兵江漢誓衆商郊因斯而運斗樞自茲而廓天步業隆於夏功高代殷濟橫流而臣九服握乾綱而子萬姓眷言四海莫不來王此惟余宅寧止西顧臨朝夕之濬池帶長洲之茂苑藉離宮於漢舊因林光於秦餘迴廊

敞匝複殿重起連房極睇周堵如雲銘曰往却將謝
災難孔多炎炎烈火淼淼洪波聚爲丘岳散成江河
俗緣浮詭眞諦遐長匪因希向曷寄舟梁標功顯德
事歸道場祁祁法衆同茲無我振錫經行祗林宴坐
或斯寂滅或念薪火惆悵三明徘徊四果
梁陸倕天光寺碑曰法雲旦聚則浸潤被乎重沙慧
日晨登則暉光燭於有頃皇帝乃把神珠握靈鏡擊
天鼓撞地鐘驅日月之師勒星辰之陣九流外籍五
明內典烏策餘文龍宮遺教莫不神遊房奧跡徧門
牆思洞希微言窮名象珉階凌虛瓊簷齾齒起可使龍
城愧飾鴈塔慙珍曰宇奪暉月宮掩麗昔者姬氷壽
丘載紀山川之目丹陵負夏僅傳鄉黨之名歌酒故
邑賜覆窮乎身世壎篪舊里高會止於當年銘曰被
物如露偃民猶草解髮傳珠抽衣受寶化違宅火功
超河岸捨我神居興茲靈館八襲豐殿四柱高廊並
陳金璧旁建玉箱縱橫雜樹間厠衆芳
梁王筠開善寺碑曰妙門關鍵闢之者既難法海波
瀾游之者未易是以軒稱俊聖堯曰欽明韶護有美
善之風文武致時雍之業地平天成惟事即世移風
易俗匪止今身至如訪道峒山乘風獨遠凝神汾水

肯然自喪或宗仰黃老之淡景慕神仙之術斯蓋不
度羣生事局諸已篤而爲論道有未宏薰風適露散
馥流甘璧月珠星聯華颺葉脩幡繞於雲根和鈴響
於天外玉池動而揚文寶樹搖而成樂銘曰亭亭功
漢取介麥煙層甍霞發聳飛棟星懸

梁張綰龍樓寺碑曰蓋聞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
不見冬氷故知局於泥甕者未測滄溟之浩汗篤於
一時者寧信寒暑之推移何異乎玩即世而弗悟於
生死之流耽假樂而迷於眞覺之觀銘曰識相裁萌
無明重蔽五住次起四生無際苦海倒流業風橫厲
彼岸何遠津航絕濟輕毛易轉花水難留寔逢象正
悟彼生修照曜眞法逍遙寶舟占彼勝地胥宇攸宅
遙川縈帶峻矩盤桓霞生蓮塔風起長瀾冬室停燠
夏臺增寒

周王褒善行寺碑曰蓋聞在天成象羣星仰於北辰
在地成形百川起於東海是知璿璣盈縮並運天樞
江漢所宗爭環地軸塵沙日月同渤澥之輪迴百億
鐵圍等閻浮之數量章亥步驟豈盡世界之邊淼首
忽微寧窮却海之等級定水壞須彌之山智炬燃金剛
渡河譬三乘之筭爲牛揵力方十行之階梯兎馬

之際敬表六和現沙門之進止衣乘四寸示聲聞之
律儀至於千疊火然鵠林變色四禪災起鴿影傳輝
羽林出使漢開濯龍之祀桑門傳譯晉處洛陽之拜
京師突厥寺碑曰夫六合之內存乎方冊四天之下
聞諸象教百億閻浮塵沙等而不盡三千日月世界
數而無邊至於周星夕隕漢宮霄夢身世梵世力減
頂彌應現十方分身百佛上極天中下窮地際轉法
輪於稔國留妙象於罽賓至于善見神通旃沙瑞相
波斯鑄金優填雕木莫不歸依等覺迴向佛乘棄形
骸而入道捨國城而離俗突厥大伊泥溫木汗夏后

餘基惟天所置威加窮髮兵歷無華小大當月左右
賢王麟膠角觸之弓聾羽射鵰之箭跨葱嶺之酋豪
靡不從化踰天山之君長咸皆賓屬人敦信契國寶
親鄰太祖文皇帝道被寰中化覃無外提羣品於萬
福濟蒼生於六道大冢宰晉國公功高寅亮位隆光
輔命司空而度地監匠人而置臬帶二條之逸陌面
九市之通廓圖木緹錦雕楹龍密香隨微雨自麗風
塵幡雜天花常調絲竹四禪大患淨界無毀六珠芬
盡法身常住銘曰七華妙覺三空勝境意樹已彫心
猿斯靜靈城偃色空衣滅影索隱窮源振衣提領

陳徐陵齊國宋司徒寺碑曰無色之外方爲化城非想之中猶稱火宅若夫衆生無盡世界無窮芬若披蓮達如散墨善才童子南行未窺目連沙門北遊不見一一刹土皆由業緣萬萬僧祇終非常樂天宮蹇產猶傾四大之風魔殿崔嵬終懼三災之火朱樓寶塔輝煥爭華既義暢中土道流遐域顯默同歸華夷俱慕自枕石瀨流始終一槩悟智交養三十餘年春秋八十三古人云道存人亾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徽之緬邈傷誥悟之永滅敢以淺見揚德金石銘曰九流依真三乘歸佛道住絕跡慈還接物孰是殃蒙昭我慧日攝亂以定闢邪以律秦皇感悟蔽理通情王孫徧解遠死滯生夫子之悟萬劫獨明寒暑迺易悲欣皐壤秋蓬四轉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

梁元帝莊嚴寺僧旻法師碑曰夫宏才妙物雲液之所降生獨振孤標倫類之所遠絕是故隨光燭魏非折水之恒珍和璧入秦豈澗山之常寶僧旻法師蓋天地之清精宇宙之瓌器本姓孫氏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法師道蘊二儀德充四海令春夏之生長抱日月之貞明辭旨清新置言閑遠千門萬戶必臻

其奧九部五時若指諸掌坦然夷易豁爾洞開故緇
素結轍華戎延道晨風之欝北林龍魚之趣深澤哲
人云逝指南誰屬銘曰永離百非聞之寂滅苟云未
樹共歸今轍方墳結構伽藍罷設朱火一潛青松長
列又光宅寺大僧正法師碑曰昂昂千里孰辯騏驎
之蹤汪汪萬頃誰識波瀾之際望蓄思搆疑懸鍾無盡短兵
如觀日月至乃耆年宿望蓄思搆疑懸鍾無盡短兵
有倦猶若分旦望景履氷待日莫不傾河注燭虛往
實歸皇帝革命受圖補天紹地轉金輪於忍土策紺
馬於閻浮逸融方超圖南轂軌豈直盡茲相府署彼

義年方當高步仙階永編金牒繁霜凝而旦委松風
淒而暮來悲馬鳴之不反望龍樹而心哀銘曰澄月
夜虧清氣旦卷曾巒遠岸蒼江傍絕
梁王筠國師草堂寺智者約法師碑曰結宇山椒疏
壤幽岫蓄雲泄雨靄映房櫳浴日涸星翻光池沼震
居暇豫留思幽微研精經藏探求法實香城實相之
談金河常樂之說究竟微妙洞達幽元掖庭爲道心
之宮華林構重雲之殿師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法
之筵衆多於方丈開寶函之奧典闡金字之微言顯
證一乘宣揚三慧辯才無閡遊戲神通莫不皆悟無

生咸知妄想隨類得解俱會眞如銘曰形在江湖心
超祇鷲思協風雲量包宇宙軒瞰蒼波窓承翠嶺須
枕煙露擊持光景

梁沈約比(仁)尼僧敬法師碑曰立言道往標情妙覺
置想依空陳心成學編日悠長蹉年緬邈風遷電改
斯理莫違神有殊適形無異歸臨泉結慟有愴徂暉
松颸轉蓋山雨披衣載刊貞軌永播餘徽

梁王僧孺(元)寺雲法師碑銘曰眇眇大家烝烝眞
樸多淪愛有莫辯塵濁猗歟息心言高理邈居之匪
絢得之靡學刻情幾種厲想(元)覺且說且定以披以
握來遵北渚至依西岳西岳峩峩北渚迴波庭棲弱
羽簷挂輕蘿甘麤衣惡棄厚安薄滅意嶷湫寄心寥
廓

陳徐陵東陽雙林寺傅大士碑曰自修禪遠谿絕粒
長齋非服流霞若食朝沉菱原所屢天步可以爲儔
河流大殷神足宜其相比夫以連城之寶照廡之珍
野老怪而相捐工人迷而不識昔漢皇受道欒大不
臣魏祖優賢楊叟如客河上之老輕舉臨於孝文臺
下之人高尚加於光武五胡內顛奢鷲之兆未萌四
海橫流夷羊之牧匪見滴海未盡其辭懸河不窮其

義伯陽之德貞桓紀於瀨鄉仲尼之道高碑書於魯縣亦有楊雄弟子鄭(元)門人俱述清猷載刊(元)石銘曰來儀上國抗禮承明妙辯無相深言不生撞鐘比說擊鼓甄英樂論天口誰其與京乍見仙掌爰標神足色豔浮檀香踰庴闍墩門人承師若親(寧)焚軟疊弗燎香薪合窴爲定方墳以墟須彌巨海變炭揚塵淨土無壞靈儀自眞何時踴塔復覩令身

陳江總明慶寺尚禪師碑銘曰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章隱璞明眞照假空行已無希音和寡不有耆德誰其繼者朗月靈懸高風獨寫又建初寺瓊法師碑曰夫智慧精進皆曰第一妙德淨名並稱不二若乃幹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網禦寶車之跡面香城之路荷持像法汲引人倫惟此法師心力備矣東山北山之部貫花散花之句竝編柳成簡題蒲就業學非全鉤無待冬書師夢尹儒自知秋駕銘曰屑屑人世涕大千欲流心火意樹身田老驚靈鴈孔惜逝川三空莫辯二諦何詮佛日初照慈雲不偏秋露寂滅莫繫悠然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六

成都嚴　琳校字